

德國在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演進的 立場與角色(1990~2021)

Germany's Stand and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EU's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 (1990~2021)

龔隆生 (Long-Sheng Kung)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 要

「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是歐盟在應對後冷戰時期安全挑戰的策略，主要是讓歐盟對國際事件採取聯合一致的立場，以維護會員國的利益，可以在自主的行動能力支撐下，處理歐洲危機，預防軍事衝突，建立歐洲的安全環境。歐盟面對新的挑戰，勢必提出新的因應策略，「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在歷史進程改變之下，從2017年歐盟啟動「永久結構性合作」機制與「歐洲防衛基金」設置，歐盟會員國更宣示要積極建立一個歐洲防衛聯盟。這是歐盟三大支柱之一的安全政策，在安全戰略演進之下，到「歐盟全球戰略」(EUGS)，勢必成為聯盟應付日後國際安全與危機挑戰的重要策略。德國國家戰略與國際情勢變化下，一直是在作一個配合執行國際安全者的角色，無法做單一行動的國家，這除了是領受戰敗歷史的教訓之外，也感受到勢單力薄的經濟負荷。因此，歐洲未來的發展以及美歐互動中的戰略自主理念更須密切地關注。德國位於歐洲的中心，也是歐盟的主導國，這些新軍事整合意向是否可以視為歐洲軍事合作的新起點，繼續強化歐盟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扮演好這些角色，是當前一個很重要的全球戰略議題。

關鍵詞：預防外交、永久結構性合作、歐洲防衛基金、歐盟全球戰略

Abstract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 is the EU's strategy for coping with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main purpose is to enable the EU to take a unified stand on international incidents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member states. Under the support of its autonomous capabilities. The CFSP is able to deal with any European crisis and prevent military conflict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safe environment in Europe.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EU's new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CFSP to come up with a new

response strategy, and it has been changing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In 2017, the EU launched the “Permanent Structu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established the “European Defense Fund.” The EU member states have even declared that they will actively build a European defense coalition. Security Policy, as one of the three pilla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has evolved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Global Strategy (EUGS), and is expected to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dealing with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crisis. Germany has always preferred to play the role of a security keeper as a member of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ather than acting unilaterally by itself. This preference is shaped not just by Germany's post-WWII historical experience, but also by the reality of economic and resource constraints. As such,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urope and the idea of strategic autonomy i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will be something we need to closely observe. Germany is situated in the center of Europe and also the leading nation in the region. For Germany, whether these new military integration intentions can be regarded as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European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EU's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and how to well perform the role is a very important global strategy issue at present.

Keywords: Preventive Diplomacy, Permanent Structural Cooperation, European Defence Fund, EU Global Strategy

壹、前言

在《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概念裡，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將其視為國家間的權力關係。德國地緣政治(geopolitik)的發起者拉澤爾(Friedrich Ratzel)也認為歐洲國家之所以能夠發展出較高的文明，實因歐洲人民皆為了爭取生存空間(Lebensraum)而努力。¹從現實主義的觀點看，強調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及軍事力量，同時著重如何在無政府狀態下取得均勢平衡(balance of power)。基本而言，國際政治不能脫離理想與現實，亦不可能永久不變。歐盟牽涉民族、文化以及民主人權的價值，對戰

後外交政策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對於「超國家組織」互動的模式，現實主義(Realism)論者與理想主義(Idealism)論者皆有其不同之論述，但是歐盟主體的互動模式，基本上脫離不了國際間強勢國家之行動與國際輿論規範性之勸說。理想主義提供方向，現實主義顯現事實，兩者同時給予國際政治生命與活力，應是相輔相成的動因。²

「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在歷史進程之下不斷演進，2016年6月28日歐盟高峰會更以「共享願景、共同行動：更強大的歐洲」為目標，通過「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全球戰略」(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1 Andre Beaufre, *Strategy of Action*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 pp. 106-107.

2 陳勁，《歐盟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臺北：五南出版，2002)，頁153。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以下簡稱EUGS)，2017年歐盟啟動「永久結構性合作」機制(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以下簡稱PESCO)³與「歐洲防衛基金」(European Defence Fund, EDF)的設置；同年底歐盟會員國更主張在2025年建立一個歐洲防衛聯盟(European Defence Union, EDU)，⁴這是演進的部分過程。在全球衝突中，歐盟在各個領域中能夠採取軍事行動手段，歐洲人民在歐盟和北約兩者之中，能夠選擇維護自己的安全機制，有效地維護歐洲區域安全與利益。

二戰後，德國在「和平與戰爭」的國家形像及地緣政治壓力下受到極大之影響，尤其是聚焦於防務整合的轉變與軍事轉型，德國聯邦國防軍(Kampf Deutsch Bundeswehr, KDB)所有軍事行動，尤其是涉及到國土防衛(Territoriale Wehrverwaltung)以外的軍事行動，都受到國際制約及憲法(Grundgesetz，簡稱基本法)的規範。職是之故，在克制文化(Kultur der Zurückhaltung)影響下，德國的軍事行動即必須「自我約制」(Selbstbeherrschung)。多年來德國的戰略赤字(Strategic deficit)在國際社會備受批評，儘管德國政府不遺餘力參與多邊組織、維和與

救援行動，但身為歐盟主導國之一，遇上不同的立場總是會捉襟見肘。尤其是難民政策以及參與海外軍事行動，讓德國外交政策更備受爭議。2021年德國國防部長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宣示「德國最大轉變是應積極發揮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展現」。⁵但德國要如何從克制考量來執行，從政治文化與外交政策，甚至軍事戰略來論述，都有不同面向與困境。因此，本文主要是側重EUGS與德國防衛政策兩者之間的互動模式與相應關係，在歐盟集體防衛架構，來論述德國國防軍在轉型後的防衛決策，其所產生「常」與「變」的政治智慧，以及「過」與「不及」的平衡戰略作為，尤其是面臨到海外軍事行動與國家財政兩項重大問題，深切影響到EUGS的執行，以及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以下簡稱北約)之間的關係，這兩者也正是新世紀以來安全政策的焦點之所在。

德國位於歐洲心臟的要如何配合扮演這些角色？尤其是在英國脫歐(Brexit)後，歐盟集體防衛政策與德國防衛政策，這種相應互動關係，使德國在歐盟的權重就顯得更為重要。歐洲戰略自主對德國防衛政策的影響力與持續力有多大，⁶都值得去探討。

3 相關內文請參閱：“Notification on 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PESCO) to the Council and to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31511/171113-pesco-notification.pdf>> (檢索日期：2021年4月25日)

4 請參閱，Steven Blockmans and Dylan Macchiarini Crosson, “Four Steps towards a European Defence Union,” *CEPS In Brief*, May 18, 2020. <<https://www.ceps.eu/four-steps-towards-a-european-defence-union/>> (檢索日期：2021年9月30日)

5 Johannes Leithäuser, “Kramp-Karrenbauer Fordert Stärkere Führungsrolle für Deutschland,”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en(FAZ)*, June 18, 2021, <<https://www.faz.net/aktuell/politik/ausland/grundsatzrede-akk-fordert-staerkere-fuehrungsrolle-fuer-deutschland-17395794.html>> (檢索日期：2021年6月19日)

6 John J. Mearsheimer著，李澤譯，《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實》(*The Great Delusion-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頁3-4。

本文區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是「區域層次」，以歐盟為中心，針對歐盟所有各成員國執行的安全政策與效果來論述，安全政策區分三個階段來探討，第一階段從（1990～1999年）、第二階段（2000～2017年）、第三階段（2018～2021年）。第二個是「國家層次」，德國身為歐盟主導國之一，對歐盟的「影響力」與「持續力」如何扮演相輔相成的角色。以展現德國對EUGS以及PESCO兩者的積極作為，並從德法對PESCO和「歐洲干預倡議」(European Intervention Initiative, EII)的分歧，德國如何堅持以「配合謙遜」的外交政策面向來看待。本文從該政策的背景因素、執行政策與機構，來分析德國在肩負歐洲安全政策的延續角色定位，以及德國在未來防衛政策如何執行，並論述歐盟安全政策與德國兩者相對之影響。

貳、歐盟推動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演進

1993年11月11日生效的《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又稱《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簡稱TEU)正式確立歐盟CFSP，成為歐盟三大支柱之一。⁷但因屬於跨政府間之合作機制，因此在其一致決議的方式之下，每個會員國擁有實質否決權，才又再次修訂「馬斯垂克條約」

的「阿姆斯特丹條約」(Amsterdam Treaty)，始將該條約CFSP的目標訂定。為了有效執行CFSP，除了在既有組織及強化功能外，又陸續設立一些機構。綜觀這些原有與後續設立機構，內涵均包括規劃、評估、制訂、決策、推行、控制、協調和監督等（如表1、表2），成為歐盟推動政策的基礎，後文將依次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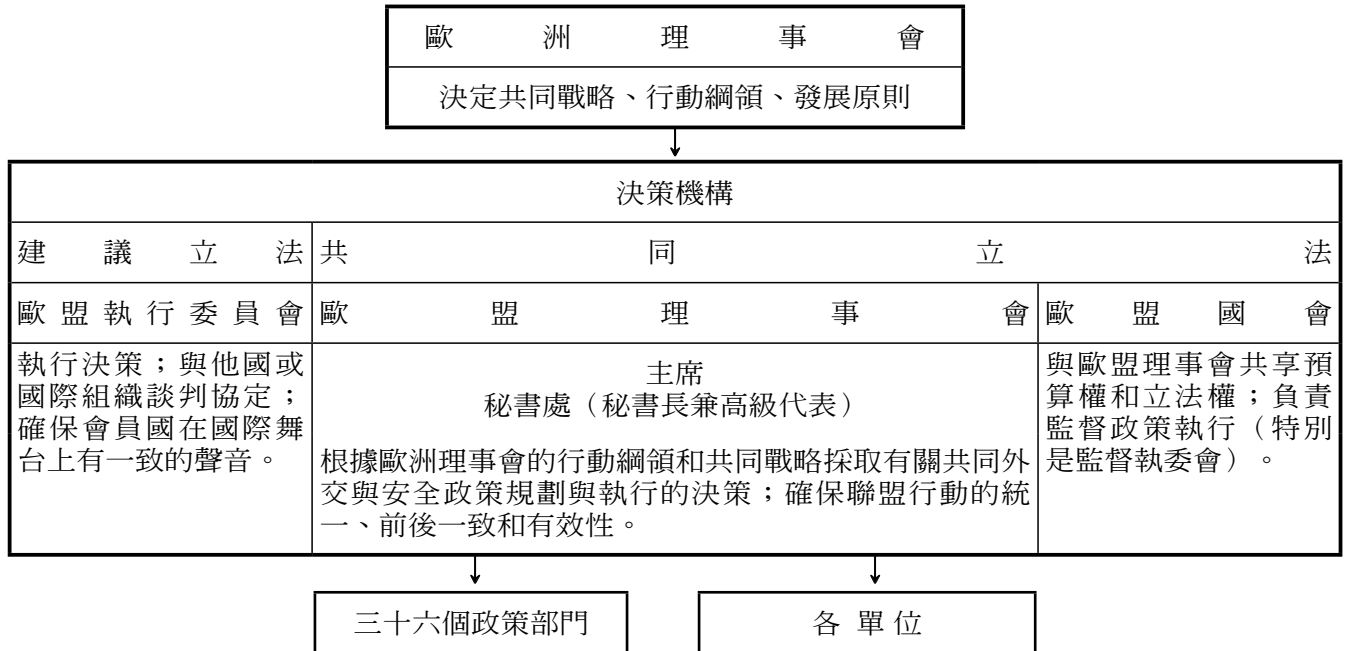
2016年歐盟制定全球戰略以「共同願景、共同行動：更強大的歐洲」為目標。2017年是歐盟軍事整合重要轉折年，歐盟提出歐洲防衛基金(EDF)與歐洲防衛聯盟(European Defence Union, EDU)計畫，啟動PESCO的軍事合作計畫⁸。歐盟條約所規範的PESCO機制，是積極推展軍事合作計畫以提升歐盟自主防衛能力。德國國防部長卡倫鮑爾認為政治和軍事層面應共同行動，德國所倡議的歐盟「戰略指南針」⁹(The Strategic Compass)進程也透過PESCO，歐洲防衛局(EDA)則進行武器採購協調和各種共同軍備倡議，對每個歐盟成員國家的軍事行動，被視為對歐洲整體安全的貢獻。PESCO是「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CSDP)下的產物，不但有《馬斯垂克條約》第42.6、46條及第10章議定書與《里斯本條約》背書，也有歐盟25個成員國支持與參與，歐盟理事會也將防務與安

7 Alister Miskimmon, *Germany and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Europeanisation and National Adaptation* (New Perspectives in German Studies)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63-64.

8 PESCO防衛合作範圍有5種：分別為防衛規劃、防衛產業、防衛運作、防衛能力與防衛投資。

9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uswärtige Politik (DGAP), "Strategic Compass: Developing Strategic Principles," *DIFESA ONLINE*, October 12, 2020, <<https://zh-tw.difesaonline.it/mondo-militare/eu-strategic-compass>>（檢索日期：2021年5月2日）；「戰略指南針」是德國在2020年下半年擔任歐盟理事會主席與歐盟安全與防衛討論最多的議題措施之一，此議題會延續到2021年。

表1 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決策機構



資料來源：Karen Elizabeth Smith, *European Union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Polity Press, 2014), pp. 24-45；並參考“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餘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2 歐盟共同外交與防衛政策(CFDP)機構功能表

機 構	任 務	備 考
政治安全委員會 (PSC)	監督國際情境；負責危機管理行動的政治控制和戰略指導；監督政策執行。	解釋ESDP政策對影響歐盟軍事防衛任務的政治控制與策略方向負責。
歐盟軍事委員會 (EUMC)	根據政治安全委員會的要求，指導軍事參謀組織草擬戰略性軍事方案並評估其提出的軍事方案；根據理事會所選擇的軍事方案，對行動指揮官提出計畫指導；並評估行動指揮官所發展的行動概念所草擬的演習計畫以向政治安全委員會提出意見和建議；監督指揮官是否正確執行軍事方案。	歐盟會議中最高的軍事主體，其主要成員是各會員國的國防部長之軍事代表。該主席在需要軍事決策的情形下出席歐盟會議，且充任軍事危機處理行動指揮官，在會議中的窗口。(Point of Contact)
民間危機處理委員會 (CIVCOM)	提供非軍事危機管理與衝突預防方面政治觀點、相關情資、提案草案。	
政策規劃和早期預警單位 (DGE)	監督和分析各種發展並提供事件和情境的評估和早期預警；提供聯盟未來感興趣和認同地區的評估。提供爭辯性政策安犯報告已協助理事會政策規劃；提供指導政策支援高級代表。	主要負責民間危機處理的警察小組(Police Unit)，執行警察任務。
歐盟軍事參謀組織 (EUMS)	提供早期預警、情境評估和危機管理行動的戰略規劃；協助軍事委員會；執行由軍事委員會指導的決策和決定。	
聯合情勢中心 (SITCEN)	提供事件或國際情勢早期預警和評估；隨時與秘書長保持接觸。	

歐盟衛星中心 (EUISS)	強化歐盟蒐集有關足以協助衝突預防、和平維持、人道援助方面的資訊蒐集能力。	位於巴黎。
安全研究院	研究或辯論歐盟重視的安全和防衛議題已提供各種報告；為歐盟理事會和高級代表做有關共同安外交與安全的前瞻分析；發展歐、美洲間有關安全議題的對話。	

資料來源：Karen Elizabeth Smith, *European Union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Polity Press, 2014), pp. 24-45；並參考Bundesministeriums der Verteidigung, “Deutschland WeißeBuch 2016,” *BMVg*, pp. 66-74.

全領域聯合項目增加至47項。¹⁰ 為因應國際情勢邁向多極體系，美國與歐洲利益不再重疊，歐盟於是在2016年6月採行新的EUGP，提倡「戰略自主」目標。美國前總統川普在2017年1月就任後，不斷地主張「美國優先」以及歐洲國家應該負擔更多的北約開支等口號，種種行為皆促使歐洲國家要尋求更可靠方式保護自己及戰略自主。美國過去對歐盟共同防衛計畫曾表達不支持的態度，歐盟為

了推動CFSP，經歷多次的轉變，勢必讓歐盟在執行與政策有新的措施，因為歐盟要實現這些政策，就必須將所有成員國政策面涵蓋在傳統的外交範圍之內。

茲將其整個歷程的演進，概述如后：

一、第一階段（1990～1999年）—政策推行的機構

能夠建立起一個獨立的防衛體系是歐洲人民的願望（如圖1）。八〇年代在歐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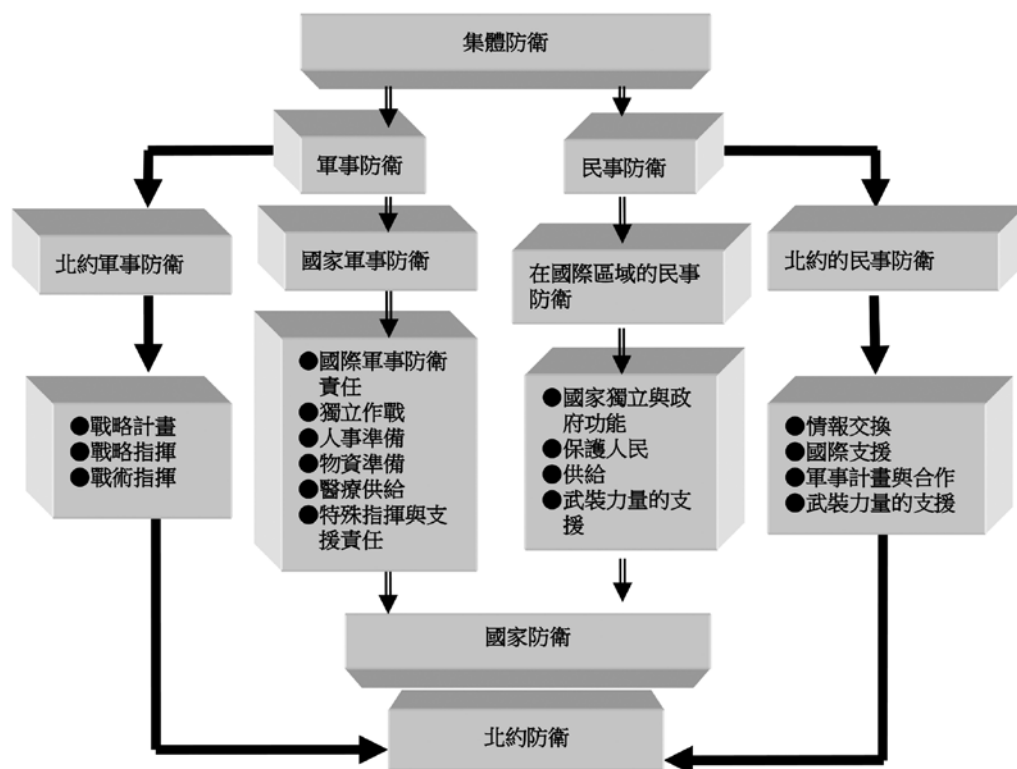


圖1 集體防衛系統圖

資料來源：Ortwin Buchbender, Hartmut Bühl, Harald Kujat, Karl H. Schreiner, Oliver Bruzek, *Wörterbuch zur Sicherheitspolitik mit Stichworten zur Bundeswehr* (Hamburg: Verlag E.S. Mittler & Sohn, 2000), p. 127；餘本研究自行整理。

建立共同防衛結構中，所謂「彼得斯堡任務」(Petersberg tasks)，包含維持和平穩定以及人道主義援助的任務，這些仍然是歐盟指導和計畫的基礎。1990年南斯拉夫聯邦解體所引發武裝衝突中，歐盟在危機管理與外交折衝上顯得無能為力，在軍事作為上更無法自主，必須依靠北約來解決歐洲境內衝突問題。迫使歐盟不得不在1998年10月在奧地利波特夏赫(Pörschach)舉行非正式高峰會議，討論歐盟的外交政策，希望能夠自主決策和獨立行動以便做出因應，獨立面對國際危機。英國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與法國前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在聖馬洛(St. Malo)舉行雙邊高峰會議(英法聖馬洛高峰會)，彼此達成共同聲明與具體建議。雖然彼此仍有不同基本立場與態度，尤其是對北約的態度。但在波特夏赫和聖馬洛兩次會議之後，歐盟發展安全與防衛政策的討論，才獲得新的認知與動力。

1999年1月由德國接任輪值歐盟主席，德國外交部長費雪(Joschka Fischer)，在歐洲議會中表示，集體防衛仍是北約的任務，但

歐盟必須發展危機處理的能力。1999年6月在科隆(Köln)舉行高峰會，歐盟國家領袖在會議上簽署「歐洲安全與防衛政策」(ESDP)¹¹，也是CFSP的一部分，允許歐盟在執行範圍內有關危機預防和解決衝突任務。直到1999年歐盟15國部長在布魯塞爾提議建立一支歐洲快速反應部隊(EU Response Force, EURF)，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Helsinki)召開歐盟高峰會決定此項決議；審議在歐盟理事會下設立快速反應部隊的三個軍事機構，¹²亦即「政治與安全委員會」(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ittee, PSC)、「軍事委員會」(EU Military Committee, EUMC)、「軍事參謀部」(EU Military Staff, EUMS)。從實質面來看，除了上述利益與安全目標外，還有一些政治性目標，例如歐盟危機管理、預防衝突自主性、主動性與影響力等，都是推動「核心歐洲」(kerneuropa)的概念，以作為一個價值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也就是一種「歐洲認同」(Europäische Identität)，並以積極實現歐洲安全政策為首要的目標。¹³

二、第二階段(2000~2016年)——共同外交

10 Council of the EU,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Defence)," *European Council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November 12, 2019,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meetings/fac/2019/11/12>> (檢索日期：2021年4月25日)

11 Thomas Jäger, Alexander Höse, Kai Oppermann, *Deutsche Außenpolitik. Sicherheit, Wohlfahrt, Institutionen und Normen* (Wiesbaden: vo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11), pp. 15-43. 「歐洲安全與防衛政策」(ESDP)的產生，實際上是由「歐洲安全與防衛實體」(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Identity, ESDI)演變而來。ESDI乃是1990年代的初步嘗試。依《馬斯垂克條約》第J.4.2條，ESDI在歸屬上是屬於「西歐聯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 WEU)而非北約，這也說明了歐盟(EU)有意走出自己的路。1992年「彼得斯堡任務」(Petersburg tasks)當中，歐盟集體防衛的任務強度由弱到強，主要區分為三類：人道救援；維和行動；以及危機處理。

12 Wolfgang Wagner, "Missing in Action? Germany's Bumpy Road from Institution-Building to Substance in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in Gunther Hellmann, ed., *Germany's EU Policy on Asylum and Defence* (Frankfurt: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106.

13 Richard Youngs, *Energy Security: Europe's New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 (New York: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2009), pp. 40-43.

與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的延伸

1997年歐盟因為經歷南斯拉夫內戰的經驗，為進一步強化CFSP的功能，在歐盟條約中，將其外交政策目標訂為下列幾點：¹⁴

(一)在符合聯合國憲章原則下，捍衛歐盟共同價值、基本利益、獨立與完整。

(二)竭盡所能加強聯盟的安全。

(三)根據聯合國憲章、赫爾辛基「最後法案」之原則，以及巴黎憲章之目的維持和平與加強國際安全，包括境外和平與安全。

(四)提升國際之間合作。

(五)發展並鞏固民主與法治，以及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

2000年歐盟成員國國防部長與外長於布魯賽爾召開會議，更確定赫爾辛基高峰會決議提供協助的相關國家軍力。這是二戰後建立一個最為龐大建軍組織，更是歐洲繼以美國馬首是瞻北約之外，所建立以歐洲為主體的軍力。這支部隊是推行整體外交政策的有力後盾，所以歐盟將這項計畫又名ESDP。¹⁵ 2004年歐盟成員國國防部長會議當中，表決通過建立「2004年軍事能力建設綱要」和「歐盟2010年軍事能力建設的總目標」兩項議題。7月成立歐洲防衛局(European Defence Agency, EDA)¹⁶，對歐盟理事會負責，由新

設立的「歐盟外長」直接領導，歐盟成員國的國防部長為決策機構的成員，索拉納(Javier Solana)為任首的局長。這些整體決策與機制，現今看來或許已成往事，但是所謂歐盟三大支柱之一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事實上，在推展上困難重重。

2006年，法國尼斯(Nice)的高峰會議上，歐盟欲成立一支6萬人歐洲應變部隊(EURF)，來執行維持和平與人道主義為主要任務，然而最後也是無疾而終。¹⁷ 事實上，歐盟快反部隊阻撓最大的就是英國，北約最大憂慮是歐盟成立自己軍事決策架構是與北約分庭抗禮，也是倍多力分之舉。自2009年起重新制定名稱為「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CSDP)(如圖2)。在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策劃下，決定成立歐洲對外行動署(The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在國際上代表歐盟提出外交事務諮詢。根據「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第42至46條的規則，各成員國根據「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在協商談判時均採一致的原則，也是歐盟第一個啟用的外交政策行動，CSDP作為其中的一部分，作為民事和軍事手段用於危機管理及解決衝突的機制。這互助條款於2015年11月由時任法國總統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因巴黎恐怖襲擊事件之

14 關於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規定參考《馬斯垂克條約》J1.條；“Provisions on a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Article J1 of the Maastricht Treaty*, <http://www.hri.org/docs/Maastricht92/mt_title5.html> (檢索日期：2021年6月8日)

15 Ulrich Albrecht, “Halbzeit! Zwei Jahre Rot-Grün Eine Friedenspolitische Zwischenbilanz: Nachdenken über Militär in Deutschland,” *Linksnet*, December 12, 2000, <<https://www.linksnet.de/artikel/17666>> (檢索日期：2021年4月19日)

16 周弘，《歐盟是怎樣的力量——兼論歐洲一體化對世界多極化的影響》，〈國際問題研究系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98-99。

17 Dick Zandee, Kimberley Kruijver, “The European Intervention Initiative: Developing a Shared Strategic Culture for European Defence,” *Clingendael Report*, September 2019, p.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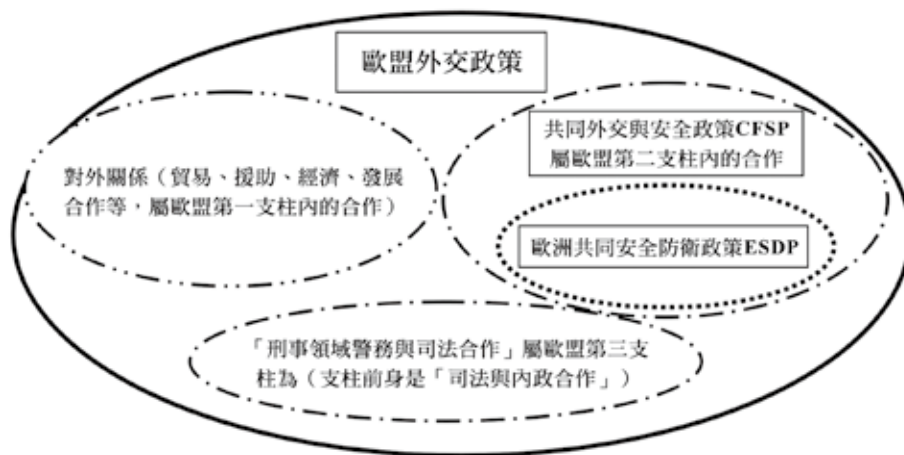


圖2 歐盟三大支柱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後啟用。

2016年9月初，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費德利卡·莫蓋里尼(Federica Mogherini)提出組建永久性軍事機構，來代表歐盟採取軍事行動時的指揮機制，負責歐盟國家的軍隊部署任務，並在布魯塞爾(Brussels)成立歐盟軍事策劃和總部等事項，推展歐盟軍事整合具體計畫。這個具體計畫初始只獲得義大利、捷克和匈牙利等國的支持，2016年9月16日歐盟非正式高峰會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召開；這是英國首次沒有參加的會議。此會議聚焦在「後英國時代」(Postbritische Ära)歐盟經濟、安全等未來發展議題。德法兩國國防部長率先提出歐洲共同防衛基礎，與會27成員國領袖深入研討「建立永久性歐盟聯合軍事指揮部」、「歐洲後勤及醫療指揮機構」、歐洲「建軍」等建議，主要目的在力求會前爭取到更多成員國的認同，在既有的基礎上制訂具體實施方案。這充分顯示歐盟在面對英

國脫歐之後，要如何借由「合作」、「整合」以及參與各「國際組織」來重整歐洲安全。

三、第三階段（2017~2021年）——戰略自治與共同防衛

歐盟在《里斯本條約》下設立對外行動署之後，意謂所有關於ESDP的討論與結果，都必須堅持與北約「不能疊床架屋」(Not redundant)。2016年歐洲議會明確強調歐盟將「軟實力」與「硬實力」結合起來作為全球力量的一部分，必須加強安全與防衛能力，因為它只能發揮其全部潛力。因此，歐盟的綜合作法是將民事和軍事能力有效的整合，全面因應危機的關鍵要素。因此，歐盟想要充分利用北約軍事資源構想幾乎不可能，也影響到歐盟發展軍事能力的時程。¹⁸ 防衛整體歐洲是每個成員國家的使命和目標，目前主要透過國家軍隊和國家合作形式來執行此事，透過擴大合作以便能夠在政治和軍事層面上形成共同行動。從軍事戰略角度觀之，赫爾辛基所達成決議闡明一點，即使北約未

18 Annika Hoffmann, *Auslandseinsätze Der Bundeswehr-Transformation Und Neue Aufgaben (German edition)* (Stuttgart: GRIN Verlag, 27 Oct. 2009), pp. 23-24.

參與CFSP的狀況之下，歐盟在面對國際性危機時，仍具派遣軍隊與指揮作戰的自主能力；換言之，歐盟希望在各種作戰任務中成立一個擁有相當實力的兵力結構。¹⁹

近年來，歐盟透過CSFP行動和改革建議，2017年12月由25個成員國在《里斯本條約》的架構下，律定「永久性結構化合作」(PESCO)執行目標。德國在輪值理事會主席中提案，希望能讓非歐盟國家參與個別PESCO項目的可能性。這不僅是歐洲安全領域的重要表徵，也可強化歐盟與北約合作夥伴彼此之間的關係。這是2016年以來，CSFP在歐盟全球戰略和成員國新的安全政策的背景下，以整體行動制定一個新的里程碑。另配合歐盟防衛協調年度審查(Coordinated Annual Review on Defense)和歐洲防衛基金(EDF)，組成PESCO及各種軍備倡議，透過歐洲防衛局進行武器採購，以深化合作的核心，此項執行於2022年底完成。

綜上論述，歐盟「戰略指南」(The Strategic Compass)進程是梅克爾政府所倡議的，2020年6月歐盟國防部長會議中同意制定「戰略指南針」。這是針對「歐盟整體威脅

評估」，此項決議已由歐盟高級代表在2020年交付分析，期使歐盟各成員國能夠審慎明定能力與事項優先強化共同來執行。²⁰在全面威脅分析基礎上，每個成員國家從政治決策與軍事作為，針對四個主題：1.危機管理能力；2.復原能力；3.科技能力；4.維持夥伴關係意願等提供意見分析，期使各成員國能夠針對主題，進入完整戰略對話，並表述國家立場與戰略目標的看法。這是歐盟成員國首次針對威脅分析為基礎，對歐洲整體安全與防衛做出貢獻。

戰略指南針旨在為歐盟指出明確方向，目前處於戰略對話階段。這一項定義為歐盟安全和防衛政策目標新戰略，預定在2022年上半年定案通過。²¹2020年全球因受COVID-19疫情危機及影響，凸顯出歐盟內部團結和採取一致行動能力的重要性；尤其疫情大流行期間，能獲得各成員國對非傳統安全的認知與經驗，納入戰略指南針之內，就是針對改善安全和防衛必要的合作。期使戰略指南更能在安全和防衛領域作出更緊密的合作，讓歐盟能夠透過前瞻性以及規劃出更快、更有效地應對危機。²²

19 Federiga M. Bindi, Irina Angelescu,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Assessing Europe's Role in the Wor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pp. 23-26.

20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BMVG), "Interview: Strategischer Kompass Soll EU den Weg Weisen," *BMVG*, July 17, 2020, <<https://www.bmvg.de/de/aktuelles/interview-strategischer-kompass-soll-eu-den-weg-weisen-417986>> (檢索日期：2021年8月8日)；戰略指南針為歐盟指明道路，威脅評估是一份情報文件，而不是一份政治文件。該文件分析委託歐盟相關機構準備和協調，希望透過不同的威脅讓各成員國能夠看到自己國家的處境與影響，對外行動部署能密切合作。

21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BMVG), "Strategic Compass: Developing Strategic Principles," *eu2020.de*, August 5, 2020, <<https://www.eu2020.de/eu2020-en/news/article/eu-defense-strategic-compass-foreign-policy/2377030>> (檢索日期：2021年7月20日)

22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BMVG), "GSVP: Gemeinsame Sicherheits-und Verteidigungspolitik:Sicherheits-und Verteidigungspolitik in der EU," *BMVG*, December 14, 2020, <<https://www.bmvg.de/de/themen/gsvp-sicherheits-verteidigungspolitik-eu>> (檢索日期：2021年8月8日)

參、德國推展戰略自主的途徑與角色

二戰之後，對一個曾是歷史侵略者的戰敗國而言，德國經歷慘痛的教訓，烙印在每一個歐洲人民的心理。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受國家角色觀念的影響。反言之，國家角色的觀念，可以用來解釋國家外交政策的選擇。因此，國家角色觀念與外部環境是息息相關，透過國際體系的結構，展現出對國際社會行使的行動力；其中包括世界觀、價值觀與規範以及國際社會對行為者的期待。

「對任何一個國家而言，身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絕大多數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經歷幾次很大程度對國際安全結構的衝擊。身分改變與安全結構變遷具有明顯的互助關係，身分改變影響安全結構；反之，安全結構也改變部分地國家身分……，國家身分危機也會威脅國際安全結構的穩定。國家認同危機將導致身分迷失，國家身分迷失常常被其他大國利用，引起嚴重的安全後果。」²³

「克制」二字，美國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其2019年所著：《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實》一書

中，曾以一章提及「為克制辯護」，他很簡淺的談及，現實主義者並不是唯一的克制倡導者，也有從非現實主義的觀點看待外交政策的克制倡導者，事實上還有一些贊成克制的自由國際主義論者。²⁴ 德國記取歷史的教訓，致力於「文明克制」的外交政策，在「克制文化」作一個謹言慎行的國家。除了首要安全、自由，正義、價值、道義、人權等，都是德國所考慮的選項，尤其是在針對防衛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上，訂定一個最高指導原則，「沒有安全，就沒有重建」(Ohne Sicherheit kein Wiederaufbau)的宣示，特別強調外交與安全政策，其中涵蓋從人道與經濟援助，再到先制與預防作為。這整個新變革都是以「北約」和「歐盟」為中心，來維護德國國土安全，積極推展歐洲整合和集體防衛功能，建立起以歐盟為核心的歐洲安全秩序，以爭取德國在國際事務的舞台中，能夠發揮更大的效用。雖然國防部長卡倫鮑爾曾強調：「德國已準備好在國際社會發揮領導力」。²⁵ 其真意乃在強調德國必須要扮演「領先推動配合者」的角色，在聯合國與北約架構下能參與及承擔更多的國際事務，在歐洲合作的背景下，凸顯自己國家信念，意即德國必須變得更加歐洲化，才能成為美國更強大的合作夥伴關係，尤其是安全和防衛政策成為德國重要的支柱。

一、轉變模式

23 邱海穎著，《德國國家身分的構建—安傑拉·梅克爾演講詞的批評話語分析(2005-2013)》（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7年），頁152。

24 John J. Mearsheimer著，李澤譯，《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實》(*The Great Delusion-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頁333。

25 Johannes Leithäuser, "Kramp-Karrenbauer Fordert Stärkere Führungsrolle für Deutschland,"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en(FAZ)*, June 18, 2021, <<https://www.faz.net/aktuell/politik/ausland/grundsatzrede-akk-fordert-staerkere-fuehrungsrolle-fuer-deutschland-17395794.html>>（檢索日期：2021年6月19日）

二戰之後，德國謹守軍事克制(*der militärischen Zurückhaltung*)，從未派兵至國際衝突區，直到1994年在德國最高法院允許之下，德國才派兵參加多國維和之任務。國際社會也期待德國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能發揮更大的作用，現在國防軍已經廣泛部署到世界各個衝突地區，從巴爾幹到阿富汗，再到非洲馬利(Mali)。²⁶截至2020年12月末，仍約有2,700名士兵參加海外任務，包括一些國際觀察、諮詢、培訓和支援任務。²⁷回顧2005年，梅克爾總理在外交上採取「等距外交」的政策，沒有接受法國前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所提「德法軸心」²⁸的策略，而是以等距外交的策略，擺脫施若德總理執政時期「德法軸心」的關係。回到傳統的對外政策，與法國仍保持等距的關係以促進歐盟的發展，但不排除與其他歐洲國家以及美國取得平衡友好關係。但時過境遷，近十餘年來在歐債危機、烏克蘭危機與難民危機等威脅之下，法國有感在歐盟內部的主導性被嚴重削弱，歐盟發展與存續產生關鍵的變化。自2017年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上任以後，就非常積極欲改善德法軸心的平衡，與德國提出許多改革倡議，諸如歐洲防務、加強貨幣與對俄關係，成功地強

化與德國在歐盟內的地位。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Brexit)之後，更突顯傳統「德法」核心的重要性，才於2019年1月與法國簽訂了「亞琛條約」(Treaty of Aachen)，讓「德法2020議程」奠定重要基礎與施展，這是對1963年所簽署的「愛麗舍條約」(Élysée Treaty)強化與補充。²⁹2020年德國發展報告指出，在歐洲獨立防衛與北約的關係上，德國謀求的是「雙軌戰略」，嘗試以自己方式來推展歐洲戰略自主性。所謂「雙軌戰略」：一、繼續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它不同於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所提出北約「腦死論」以及倡議「歐洲干預」，德國認為跨大西洋關係是絕不可或缺；二、發展歐洲獨立防衛，就要認清歐洲戰略自主基礎，尤其獨立防衛的行動能力，北約就是一個支柱，在短期內如果離開美國是無法實現的。³⁰因此，長期穩定的北約，以及加強歐盟政治與軍事功能，才能避免削弱北約，才是德國與歐洲的利益所在。

二、承擔重任

德國外交與安全政策，由傳統國土防衛轉向衝突及危機的區域投入。前任國防部長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認為，德國在涉及國際事務軍事行動會特別慎重。³¹因

26 馬利共和國（通稱馬利，也稱馬里），是西非第二大的內陸國家，目前德國國防軍派往馬利約有900名士兵，駐紮於加奧的卡斯特營地。

27 Hanns W. Maull, "Deutsche Außenpolitik-Verantwortung und Macht," *Zeitschrift für Sicherheits-und Außenpolitik*, August 2015, pp. 213-237, <<https://doi.org/10.1007/s12399-014-0455-3>>（檢索日期：2021年6月19日）

28 Jan Techau,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 Moto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Januar 1, 2020, p. 15.

29 羅元祺，〈跨大西洋關係的最大威脅不是《亞琛條約》，而是德國不願加強防衛〉，《評論關鍵全球視野》，2019年2月22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projectsyndicate/113980>>（檢索日期：2021年6月19日）

30 鄭春榮，《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20)—轉型中的德國》（北京，社會文獻出版社，2020年），頁14。

31 Ursula von der Leyen, "German Defence Minister Backs 'European Armed Drone'," *EURACTIV.de with Reuters*, July 3, 2014,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global-europe/news/german-defence-minister-backs-european-armed-drone/>>（檢索日期：2021年6月7日）

此，德國政府對於較落後國家的對外政策，就是積極地朝向「維和」(Friedenssicherung)與「重建」(Rekonstruktion)；「維和」是取得當地權力的平衡，而「重建」則改變善治的情況。³² 即便如此，德國政府對參與國際行動也付出相當的貢獻，尤其是對阿富汗、巴爾幹半島、伊拉克以及伊朗等國家情勢的改善，都是明顯的例證，這就是德國執行安全形勢的「常」態。梅克爾總理在2009年領導的大聯合政府(Große Koalition)，在籌組聯合政府過程中困境重重，其外交政策走向明確可見，由於國際環境的變遷以及德國內部情勢的發展，最後決策都由兩大黨來達成協議。近年來國際情勢的不變，梅克爾總理的外交政策，藉由強化自己的角色與理念，持續保持與歐盟以及美國良好的關係，期望增加其在歐盟其他地區的活動空間，以增進德國在外交整體的實力，國防部長凱倫鮑爾強調會積極推動國防軍參與更多的國際行動。2016年聯邦國防部(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BMVg)在長期計畫中提，³³ 將在跨大西洋和歐洲地區發揮更大作用，歐洲國家陷入政治與經濟困境。梅克爾總理更呼籲德國人民要體認未來將會有更多的動盪

和危機，身為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在防衛與安全事務方面，能分擔更多國際責任和義務。

三、軍備預算與部署

當前歐盟由於缺乏共同願景和戰略意識，成員國無法瞭解共同威脅在哪裡，限制PESCO發揮的有效性，以及歐洲防衛基金的功能性。2021~2027年歐盟預算進行談判時，歐盟大幅削減對「歐洲和平基金」(European Peace Facility, EPF) (從105億歐元至50億歐元)、國防基金 (從130億歐元至70億歐元) 和軍事行動 (6.5億歐元) 的撥款，不同武器出口政策也阻礙開發精密裝備的進程，這也意味未來「歐洲防務工業發展計畫」(EDIDP)將被替代。³⁴ 2020年因COVID-19疫情肆虐，整體經濟變得更為嚴峻。在未來幾年國防預算勢必會更顯的艱難，德國政府正面臨價值觀以及經濟成長的抉擇。以目前觀之，國防軍的轉型已經成型，有鑑於新安全威脅來臨，必須面對防衛功能進行更高投資。2022年德國國防預算預計將比2021年增加約34億歐元，達到約503億歐元，使國防軍更有效地進行國際危機的干預。³⁵ 2021年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32 Alister Miskimmon, *Germany and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Europeanisation and National Adaptation*, p. 56.

33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Weißbuch 2016"; 並請參閱; Marco Overhaus, "Eine Frage der Glaubwürdigkeit Konventionelle und nukleare Sicherheitszusagen der USA in Europa," *Berlin SWP-Studie*, Juni 15, 2019, <http://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studien/2019S15_ovs.pdf> (檢索日期: 2021年6月4日)

34 Council Recommendation, "Assessing the Progress Made by the Participating Member States to Fulfil Commitments Undertaken in the Framework of 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 (PESCO)," *Brussels: EUR-Lex*, May 14, 201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GA/TXT/?uri=CELEX:32019H0515\(01\)](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GA/TXT/?uri=CELEX:32019H0515(01))> (檢索日期: 2021年6月4日)

35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BMVg), "Kabinett beschließt Entwurf des Verteidigungsetats 2022 und Finanzplan bis 2025," *BMVg*, June 23, 2021, <<https://www.bmvg.de/de/aktuelles/entwuerfe-fuer-verteidigungsetat-2022-und-finanzplan-bis-2025-5098128>> (檢索日期: 2021年6月14日); 聯邦國防軍在2021年的可用資金將比2020年多出近13億歐元。

Security Conference)，社民黨國會黨鞭穆茨尼希(Rolf Muetzenich)對聯邦國防軍能否使用無人機進行「自動化攻擊」一事，引起德國社會輿論，有半數的民意反對使用武裝無人機，更不贊成國防軍參與更多的國際部署。³⁶ 德國身為北約(NATO)的一員，不僅為北約反應部隊(Response Force NRF)和戒備行動(NATO Readiness Initiative, NRI)付出了更多的貢獻，³⁷ 還致力從2022到2024年逐次增加預算。這顯示出德國不斷在展現其參與國際事務與預算分擔下，做出有限度戰略自主的角色定位。2013年底爆發烏克蘭危機，德國面對此次國際危機，在北約不願介入，歐盟也不派遣維和部隊的情況之下，率先面對俄羅斯的軍事威脅。為了維持國家和週邊地區和平穩定，避免危機升級為戰爭，梅克爾政府採取「溫和」策略，也正如西方學者所論述，德國是出於「克制文化」與「文明力量」的角色慣性而為之，即便是德俄兩國分歧仍在，最後化解危機。2015年北約國防部長會議提議決定增加北約快反部隊的兵力，能在48小時內投入運用，可提供給成員國預先部署，以便後續部隊迅速得以調遣。³⁸

2021年3月俄羅斯再一次以軍事行動面對烏克蘭，戰事幾乎一觸即發，所幸以和平收場。從烏克蘭危機事實證明，軍備實力強化與發展，是充分發揮民事手段優勢的保障。歐盟要能夠考慮到平衡力量，有效運用必要資源，相應調整軍備結構，以確保歐洲有能力面對俄羅斯所帶來威脅，這不僅為歐洲和平安全，也是為歐盟的整合能力。

綜合以上論述，德國未來外交之形勢，在考量歐洲境內安全需求，造成聯邦政府內部緊張關係，尤其軍備預算和裁軍，更與北約產生強烈分歧。德國與法國都希望能夠成立專屬於歐盟的歐洲部隊，負責歐洲境內的軍事任務，德國能與北約軍事任務做出區隔（如圖3）。

德法兩國雖都認同戰略自主性(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但兩國面對威脅及利益不同，德國在推展歐洲有限度戰略自主性上，除了自身認知及歐洲整合實力不濟外，也面臨與法國之間在戰略文化的分歧。德國把推展歐洲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視作推動政治整合的手段，法國則關注歐洲軍事干預的能力，希望不受到歐盟決策機制的約制。³⁹

36 楊明娟，〈軍隊配置武裝無人機，德國陷搖桿殺人VS保護生命激辯〉，《法新社&BBC》，2021年1月7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88444>〉（檢索日期：2021年5月4日）；歐洲空中巴士集團(AirBus)是「歐洲無人機」和「未來空中作戰系統」的承包公司。

37 Markus Schreiber，〈北約高峰會一致同意增撥防務經費，加強集體防衛〉，《Share America》，2018年7月13日，〈<https://share.america.gov/zh-hans/nato-allies-boost-defense-spending-emerge-united-from-summit/>〉（檢索日期：2021年7月21日）；北約盟國一致同意發起北約戒備行動(NATO Readiness Initiative又稱北約準備倡議)，增配30艘艦船、30個營的兵力和30支空軍中隊，執行30天或少於30天的戒備任務。北約已向波羅的海(Baltic)國家和波蘭派遣4個戰鬥營遏制俄羅斯的侵略。

38 羅玲，〈北約組建快速反應部隊應對潛在入侵危險〉，《BBC》，2014年9月1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09/140901_nato_force〉（檢索日期：2021年7月2日）

39 德國之聲，〈歐洲要不要戰略自主？法國總統馬克宏嗆德國國防部長〉，《德國之聲中文網》，2020年11月17日，〈<https://udn.com/news/story/6809/5020638>〉（檢索日期：2021年7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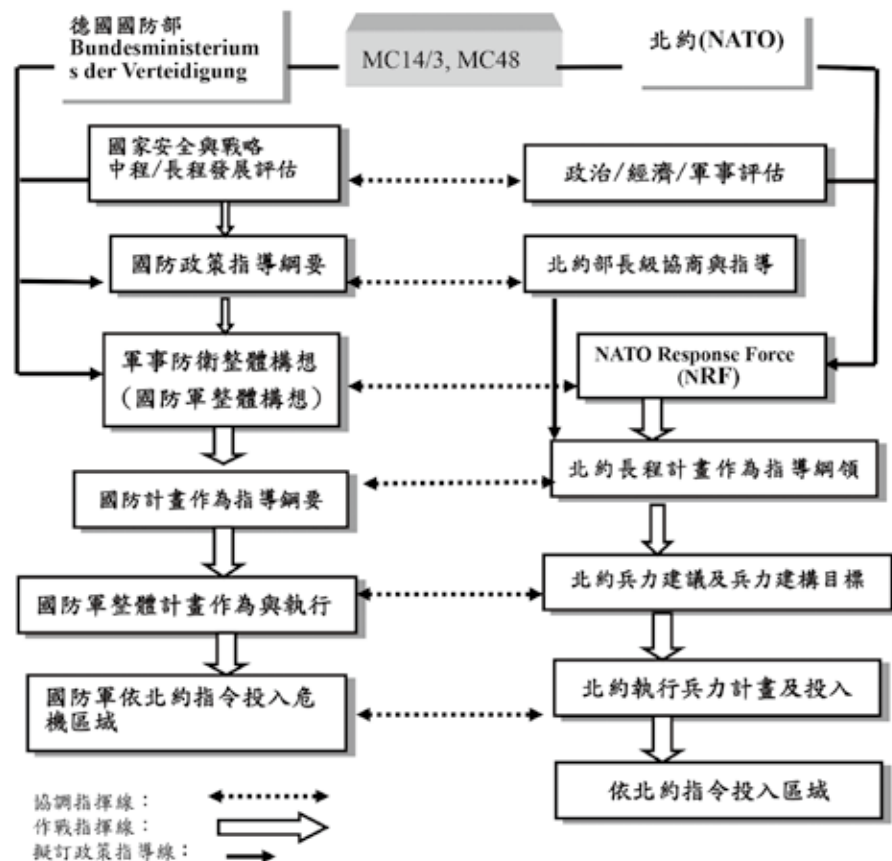


圖3 德國國防部與北約組織計畫作為關係構想圖

註：MC14/3及MC48，乃是北約訓令代號，是盟軍在整合機制中主要指揮代號。

資料來源：請卓參<<https://www.nato.int/docu/stratdoc/eng/a680116a.pdf>>（檢索日期：2021年5月4日）；龔隆生，〈從德國「精實戰略」看國防軍如何走出防禦面向世界〉，《空軍學術月刊》，第594期，2006年10月，頁5；鄭春榮，《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20)—轉型中的德國》（北京，社會文獻出版社，2020年），頁383-387；餘本研究自繪整理。

在時空環境的變遷下，勢必呈現不同時代的戰略構想，在21世紀的今日，強調歐洲部隊維護歐洲區域本土安全，這些雖透視不同時代欲建立歐洲部隊的構想與決心。但。兩國都檢驗出，對歐洲外部威脅與內部安全的需求，以及在推動歐洲共同安全與防務上不同立場與角色定位。

肆、德國國防軍整體概念的新角色

德國著名學者漢斯·毛爾(Hanns W. Maull)曾提出，戰後德國的外交政策要逐步

走向正常化。這意味著德國應該與西方國家一樣正常行事，積極扮演大國的角色。不可否認的是價值觀會影響決策者意念，形而為之，也會影響到國家的外交政策。德國角色定位一直在改變，從戰敗國家至分裂國家，再從冷戰結束後到統一的國家。這些歷史痕跡，對國家治理與外交政策而言，不同於歐洲其他國家，也不同於其它民主國家。德國要走出自己的國家形像，就應致力於文明化與法制化，放棄過去傳統強權政治手段，以及軍國主義思想，避免重蹈歷史覆轍。⁴⁰因此，德國政治學者迪特·森哈斯(Dieter

Senghaas)提出文明力量的多層次複雜體系的觀點。他認為目標有以下六點：一、去除武力私有化；二、控制武力壟斷和建設法治國家；三、建立相互依存關係；四、參與民主政治；五、強化社會正義；六、形成建設性衝突文化。⁴¹ 基此，在梅克爾政府主政將近16年之中，經歷多次國際危機，如歐債、烏克蘭、難民危機等，即便是國際與國內輿論雜音不斷，其領導性格與危機管理的能力，在國際風評也毀譽不一。但整體而言，在危機管理與外交政策的運作，還是受國際社會所尊敬。這也就是德國強調使用文明力量而不主張動用軍事武力，取而代之是傾向採用民事衝突管理的決策，並限制國防軍在軍事行動的自我克制，這是德國的價值觀，也是國家信念，也是意識形態與文化的核心，更成為指導國家行為規範的基礎。⁴²

國防軍在1991、1996年兩次重大精簡整編後，到2006年又進行一次軍事改革。從過去70餘萬人精減至2021年已達18餘萬人的部隊，是德國一個重大轉變。根據聯邦國防部長期計畫，國防軍員額將於2016至2023年7年間再增加2萬名員額，國防預算也大幅提升，

這是兩德統一後首次的擴編。⁴³ 這也驗證德國聯邦政府在軍事轉型當中，建設重點在希望能從軍事改革當中，提升其實力，與世界各國並駕其驅；尤其地面陸軍整體兵力結構轉變，更是軍事轉型的核心（如圖4）。⁴⁴ 主因是德國面對新歷史條件，對國防政策進行全面的調整，其整體戰略目標已跨越「國界」(Landegrenze)，實現德國參與國際事務的重任。因此，在新軍事戰略概念下，國防軍已走出防禦，面向世界，以預防「危機反應」(Crisis action)與「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的政策，積極參與國際維和、人道主義救援及反恐的行動；可以預期的是，德國在整體外交更積極發揮其領導配合作用，做好承擔與準備，以因應當前與未來安全及人道主義的挑戰，積極塑造世界新秩序。這也是國防軍在整體概念與行動的新角色定位。

一、協組歐洲軍隊，積極參與維和

德、法兩國始終是歐盟「建軍」積極推動者，希望經過深化整合歐盟防衛，提高歐盟在歐洲安全事務的主導權，在過程中強化自己領導地位。歐盟核心成員國比利時、

40 Hanns W. Maull, "Germany and Japan: The New Civili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5(1990), pp. 92-93.

41 Hanns W. Maull, "Deutschland als Zivilmacht," in Gunther Hellmann, Reinhard Wolf, *Handwörterbuch zu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Opladen: VS Verlag, 2006), pp. 1-2.

42 Hanns W. Maull, "Deutschland als Zivilmacht," in Siegmund Schmidt, Gunther Hellmann, Reinhard Wolf, eds., *Handbuch zu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GWV Fachverlage GmbH, 2007), pp. 77-78.

43 Thomas Wiegold, "Es ist Zeit, Dass die Bundeswehr Wieder Wächst," *BMVg*, May 10, 2016, <<https://augengeradeaus.net/2016/05/es-ist-zeit-fuer-die-bundeswehr-wieder-zu-wachsen/>> (檢索日期：2021年1月29日)；2016年底達17萬人，隨著國防軍重整，自2016至2021年，人數從170,000人增加到177,000人；2019年11月，大約175,000名專業和臨時士兵已經在國防軍服役，到2023年武裝部隊目標183,000名成員。根據聯邦國防軍人事管理室長期目標是在2025年將國防軍增加到203,000人。

44 Bundesministeriums der Verteidigung, "Deutschland WeißeBuch 2016," *BMVg*, pp. 84-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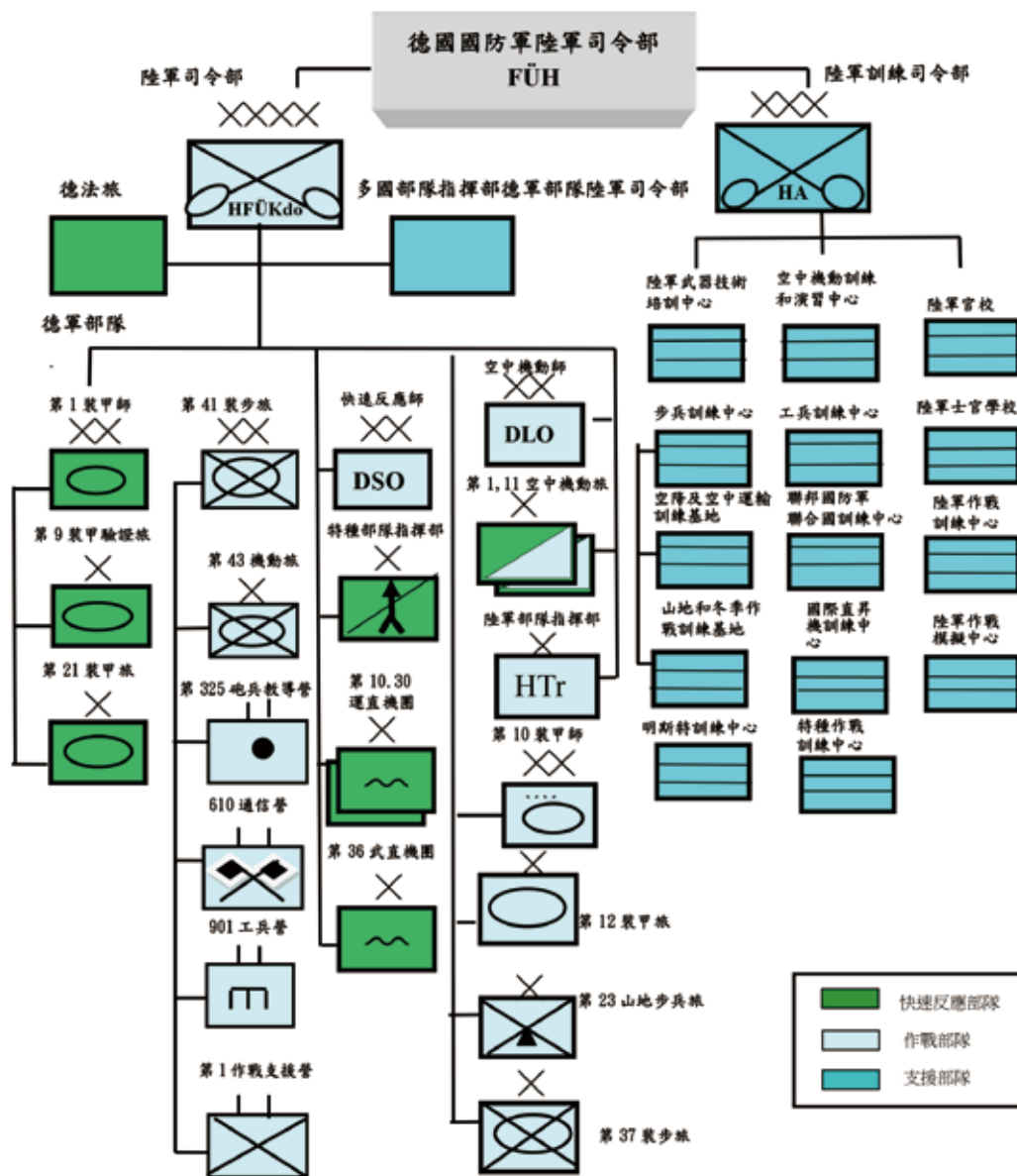


圖4 德國陸軍新架構—列至旅營級與訓練機構

資料來源：參閱Deutscher Bundestag, “Die Neuausrichtung der Bundeswehr-Ziele, Maßnahmen, Herausforderungen,” *Deutscher Bundestag*, April 10, 2014, <<https://www.bundestag.de/resource/blob/412254/04d0b8db2d14ecc3a72d-9b580c9578a6/WD-2-040-14-pdf-data.pdf>>（檢索日期：2021年1月29日）；陸巍，《德國聯邦國防軍》（北京：時事出版社，2019年），頁1-3；餘本研究自行繪製整理。

盧森堡是緊跟德法兩國步調走，東歐成員國擔心俄羅斯的軍事強度，都寄予美國為主的北約之下。根據歐盟的規範，共同安全防衛是政府間合作，重大決策必須成員國一

致同意，要能夠協調27國立場極具難度，尤其是涉及主權讓渡的集體防衛、經費開支分擔等複雜問題，更不容易紓解分歧；⁴⁵ 直言之，歐盟在安全上一直依賴北約，從「歐

45 Micheal Wiegel, "Einsamer Rette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Januar 1, 2020, p. 119.

洲防衛共同體」、「里斯本條約」、「歐盟反應部隊」(EU-RRF)，無不打著北約的「身影」。2020年英國脫歐之後，歐盟「建軍」雖然減少內部掣肘，也深化各成員國對集體防衛的認識。但受到國際戰略形勢發展以及北約等外部因素的牽制，再加上歐盟自身複雜協調關係影響，歐盟「建軍」之路始終不順利。⁴⁶ 德國認為，由於歐洲集體防衛仍是以北約部隊為主要基礎，此機制成立著眼點還是在對於這支部隊能否替代北約，特別是在美國不願介入歐洲危機之時，能夠自主擔負起維護與應變處理歐洲安全的責任。因此，如何消除北約對歐盟「建軍」以及推動集體防衛的顧慮，對德國而言一直是個棘手的難題，調解的空間非常有限，尤其在英國脫歐之後，此倡議顯得更為迫切。⁴⁷ 儘管當前美國持續在推展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但絕不會放棄歐洲，更不會放任歐盟走向「建軍」、「用兵」等獨立防衛作為。一心想走向緊密的歐盟，一直達不到目標，不管歐盟何時推動「建軍」及謀求防務獨立，始終都脫離不了與北約的關係，這或許才是最符合美國的利益。2020年11月

27日，總理梅克爾在聯邦議會中強調，維繫北約符合德國的利益。歐洲目前無法單獨自衛，在許多可變因素之下，歐洲防衛仍需要北約與美國的協助，這牽涉安全政策執行與生存的要件。⁴⁸ 聯邦國防軍作為北約「國際安全支援助部隊」(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 ISAF)，也參與「歐洲培訓任務」(European Union Training Mission, EUTM)和「聯合國領導的支援任務」(The United Nations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ed Stabilization Mission in Mali, MINUSMA)，⁴⁹ 這些都是負責人道、維和等任務。很務實的說，歐盟成員國若無法在參與國際事務的概念下協同一致，就沒有足夠軍事能力有效參與國際衝突，以確保和平與穩定。德國能夠主動配合參與國際維和，只能算是大國其中之一而已。

二、積極扮演推動配合者的角色

梅克爾總理一再強調國家立場，歐洲還不能獨立維護自身安全，需要靠北約來保護。⁵⁰ 德國雖然力圖維護有效的多邊主義，但針對國際恐怖戰爭、內戰、貿易競爭、軍備競賽、難民移入等，都威脅價值觀與利益

46 Ulrich Krotz & Joachim Schild, "Back to the Future? Franco-German Bilateralism in Europe's Post-Brexit Un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5, Issue 8, 2018, pp. 1-20.

47 Manfred Sadlowski, *Handbuch der Bundeswehr und der Verteidigungsindustrie 2008* (Bonn: Bernard & Graefe, 15 Jun 2008). p. 35.

48 Jana Puglierin, "Europa Wird Immer Noch von Washington Aus Verteidigt," *Der Tagesspiegel*, Jun 1, 2020, <<https://www.tagesspiegel.de/politik/aussepolitische-schwaecher-der-eu-europa-wird-immer-noch-von-washington-aus-verteidigt/25391754.html>> (檢索日期：2021年1月29日)

49 Franz Josef Jung, "Kommandoheit in Europa," *The European*, March 25, 2014, <<https://www.theeuropean.de/franz-josef-jung/8263-europaeische-armee-notwendige-zukunftsvision-2>> (檢索日期：2021年1月29日)；根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2100號決議於2013年4月25日成立，目的是在2012年圖阿雷格叛亂後，為穩定馬里國家，於2012年7月1日正式部署，成為聯合國最危險的維和任務，約15,200名士兵，其中有209名在維和中喪生。

50 "Angela Merkel, "Interview der Bundeskanzlerin mit der FT,"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6, 2020, <<http://www.bundeskanzlerin.de/bkin-de/aktuelles/interview-merkel-ft-1717222>> (檢索日期：2021年4月9日)

的衝突，尤其安全與和平繁榮，單靠歐盟少數幾個國家來支撐，甚難成事，惟有加強跨大西洋關係才是決策者最重要的選項。決策的取捨，在於在多層面考量，慎加分析其複雜可變因素，其中包括安全因素、外交因素、決策者的個人因素，但這些概念的建立，都是基於不確定因素所引發，面對攻擊者行為模式以及確定有效的安全措施，必須作雙向評估後才得以完整，決策才能成形。德國作為跨大西洋國家，面對歐盟可變與不確定因素之多，即便北約仍能發揮作用，歐盟若不能拋除自我矛盾心理，甚難完成整合的挑戰。2017年12月，25個歐盟國家啟動PESCO，該機制要求相關國家在集體架構構思防衛議題，鑑於德國政府過去都是以「和平力量」關注戰略伙伴，軍事行動一直排除在外交政策之中，除了2011年提出「國防政策指南」(Verteidigungspolitische Richtlinien, VPR)，⁵¹ 作為德國國防政策及其職責範圍內具有約束力的概念基礎，VPR將聯邦國防軍的任務和戰略架構納為國家安全條款的一部分。這意味著確保國家安全，警戒危機和衝突影響，也能參與整體預警與遏制的戰略。德國雖強調有限度的戰略自主，使用軍事行動以維護國家安全，仍具有很深遠的政治影響力。VPR使德國國防軍在國際社會維

持重要地位，對於國家防衛與人道主義救援措施，也發揮領先帶頭的作用，這些都必須依據基本法與國防軍任務規範來執行國際和平行動，尤其是在軍事行動，其具體決策更為審慎。在這幾十年國防軍執行境外軍事任務的強度，已有很大的差距。曾任國防部長彼得·斯特魯克(Peter Struck)於2018年對國防軍提出一些見解，認為國防軍參與阿富汗軍事行動的國家利益究竟為何？他認為出兵至阿富汗的任務遠離歐盟地區，但是德國國家利益卻要取決於阿富汗的穩定與否，這對德國國家利益而言有很大差距。⁵²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政治偏好」已經歸類為一項決策主動性的行動。儘管阿富汗行動之初是屬於小規模的軍事衝突，但從2021年的結果看來，國際社會仍將該軍事行動歸類為一場戰爭。國防部長卡倫鮑爾於2019年倡議在敘利亞北部建立國際控制安全區，在歐盟內部產生很大的爭議，這是自二戰以來，德國首次發起歐洲軍事干預的行動，打破德國外交政策的禁忌。⁵³ 實質而說，有時外交政策和軍事作為二者緊密在一起能否奏功，還得看國際情勢天時、地利與人和關係。國防軍置留在阿富汗將近20年，於2021年3月撤離，但在馬利執行國際維和行動的部隊依然存在，國際間這些軍事作為有時實在很難孤注一擲。

51 Bundesministeriums der Verteidigung (BMVg), "Verteidigungspolitische Richtlinien (VPR),"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July 13, 2011, <<https://crp-infotec.de/bundeswehr-grundlagendokumente/>> (檢索日期：2021年4月6日)；請參閱德國國防部網頁，這是屬於聯邦國防部發佈的一份基本文件。

52 Peter Carstens & Christian Meier, "Wer Verteidigt Jetzt Unsere Sicherheit am Hindukusch?," *FAZ.NET*, Dezember 26, 2018, <<https://www.faz.net/aktuell/politik/ausland/bundeswehr-in-afghanistan-ohne-amerikas-schutzwehrlos-15957588.html>> (檢索日期：2021年4月6日)

53 土耳其官方網，〈在敘利亞北部建立一個「國際控制安全區」〉，《TRT土耳其廣播電視總台》，2019年10月2日，<<https://www.trt.net.tr/chinese/guo-ji/2019/10/22/de-guo-fang-chang-jian-yi-zai-xu-bei-bu-jian-li-guo-ji-kong-zhi-an-quan-qu-1292148>> (檢索日期：2021年6月9日)

這個事實反應德國在阿富汗執行軍事行動所得的利益結果，究竟是「利」或「害」、「過」與「不及」都受爭議，正如「和平與戰爭」一刀兩刃情境下所產生的認知差距。德國外交部於2020年9月在發布《印度太平洋方針》(Leitlinien zum Indo-Pazifik)後，也將配合美國，進行一次亞洲南海巡弋。德國是一個民主法治國家，政治必須為人民、社會信念而負責，歷史經驗和社會化過程，促使決策者在推展國家行動策略的決心與審慎態度。⁵⁴

綜合以上論述，隨著國際情勢轉變，國家利益與人民生存交織在一起，德國作為歐盟安全政策協調的先驅，在從事境外軍事任務時對於自己本身扮演國際角色的定位，也是價值觀與政治決策最重要關鍵，不得不慎重。面對新的國際條件，德國國防政策進行全面調整，尤其整體戰略目標已跨越國界，從過去僅謀求自衛生存，到今日軍事轉型之後，均以實現德國利益條件為依歸，確保德國和平、自由、獨立的最高目標，著眼於未來承擔歐洲和平與安全的責任。植基於此，德國堅持下列幾個目標：⁵⁵

(一)繼續支持北約集體防衛，依賴北約維護自身安全；

(二)積極推展歐盟整合進程，建立以歐盟為核心的全歐安全秩序；

(三)積極謀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力圖在維護歐洲和世界安全與穩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以國家整體戰略著眼，可以看出德國政府的立場與角色，梅克爾強調，德國今後是不能，也不會再走向二戰前的德國，更不會在世界中扮演一個窮兵黷武的軍事強國。它必須經過多邊合作與協商才能夠實現的文明國家，這就是梅克爾政府克制文化中的「變」勢。德國未來若要還能主導整個歐洲，就必須站在一定的高度來看待自己與世界相互的關係，尤其是與美國、俄羅斯、中國、法國、英國等國家維繫良好的關係。因為就國際體系脈動而言，即便德國想要在歐盟體系內畫地自限自己作主人，除非德國在歐盟機構已設立特別合作管道與主導權威，否則德國政府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在「常」勢與「變」勢必須適切轉換，才不會不自覺地走到孤立無援的境地。⁵⁶

伍、德國防衛政策的執行與驗證

全球正義是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先決條件，審視21世紀國防軍的轉型，其成功決定因素非僅靠安全政策的確立。若要維持德國整體防衛的利益最大化，則必須與歐盟的安全利益相輔相成，不論在質、量有任何改變，德國都必然要以國際情勢與聯盟之間做權衡，才能夠對歐盟做出貢獻。實際而言，德國在21世紀中所處境遇極為艱困，必須在戰略行動與有限經濟財力之間能取得有效均衡，才能促使德國整體防衛的精實。

德國「國防政策綱領」(Verteidigung-

54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BMVg), "Positionspapier: Gedanken zur Bundeswehr der Zukunft," *BMVg*, February 10, 2020, <<https://bit.ly/38F1NF5>> (檢索日期：2021年3月14日)

55 Bundesministeriums der Verteidigung, "Deutschland WeißeBuch 2016," *BMVg*, pp. 40-60.

56 Federal Foreign Office, "Germany's Foreign and European Policy Principles," *Federal Foreign Office*, October 9, 2019,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aussenpolitik/themen/policy-principles/229790>> (檢索日期：2021年3月14日)

spolitik)主張防衛概念時，均優先提升快速反應部隊，以因應國際危機，尤其是反恐危機的處理，作為國防安全政策的主要考慮要項之一。⁵⁷ 為能夠落實安全政策及強化PESCO的功能，在其機制內設立一個秘書處，每年都進行一次評估。不僅是發展歐洲防衛的核心，也是國家執行計畫(NIP)之一環，以顯現其執行成效與進展，迄今為止已經確定47個PESCO項目。⁵⁸ 德國國防軍目前所協商6個PESCO項目中，如建立歐洲醫療司令部(European Medical Command, EMC)、歐洲軍隊訓練中心(EUTM CC)、歐盟危機反應部隊(EUFOR Crisis Response Operation Core, EUFOR CROC)等項目，與成員國建立一個合作夥伴關係，以便日後能夠在緊急應變提高快速反應能力。尤其是國防軍已承接「網路與資訊領域協調中心」(Cyber and Information Domain Coordination Center, CIDCC)的任務，以改善情報資訊交換以及歐盟區域事務。PESCO使歐盟成員國在安全防務領域更加緊密結合，發展共同防衛能力以及投資合作項目來提高戰備。現今國防軍執行多項轉型計畫，期達「量少質精」戰略的

要求。其軍事戰略目標就是源於聯邦政府所頒布的「國防政策綱領」，並且在凸顯武裝部隊在執行使命時，須達成國家戰略目標。本質上，這就是德國政府在維護整體安全與和平上，「過」與「不及」兩者之中，取得戰略平衡（如圖5）。

一、重組德法旅強化反恐

2010年德國派遣一支部隊進駐到法國巴黎的東部，這是自二戰結束後，首次德國的武裝部隊進駐法國本土。德法兩國在原有的德法混合旅(German-French Brigade)架構下重新編組。時任法國總理費雍(Francois Fillon)認為，這是一件具有象徵性的指標，其重新編組或許就是另類歐洲戰略自主的作為（如表3）。⁵⁹ 該旅為執行輕裝打擊任務為主的機動化部隊，當戰事發生時，主要擔任側翼攻擊、反空降作戰和聯絡德法兩國的戰鬥單位等任務為主，共同維護歐洲整體安全為依歸。⁶⁰ 德國根據歐洲戰略形勢變化，對其戰略佈局進行重新調整，從過去主要依賴北約核子嚇阻方式對付歐洲大規模戰爭，轉變為投入常規力量與盟國聯合處理歐洲局部危機和戰爭。這也正是梅克爾政府特別著重於如

57 Thomas Darnstädt, "Der Globale Polizeistaat: Terrorangst, Sicherheitswahn und das Ende unserer Freiheiten," von Goldmann Verlag, September 2010, pp. 70-72.

58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BMVg), "PESCO," *BMVg*, December 11, 2017, <<https://www.bmvg.de/de/themen/gsvp-sicherheits-verteidigungspolitik-eu/pesco>>（檢索日期：2021年3月14日）；成員由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代表，歐洲防衛署(EDA)、歐洲對外行動服務處(EEAS)、歐盟軍事參謀部(EUMS)每年進行評估。

59 Achim Wohlgethan, *Schwarzbuch Bundeswehr Überfordert, Demoralisiert im Stich Gelassen* (Bonn: C. Bertelsmann, 11 April 2011), pp. 39-40；德法旅是在1987年11月13日由西德總理柯爾(Helmut Kohl)與法國總統密特朗(Mitterand)共同宣布成立的，經過多次的協商與溝通，針對編組、配備和任務調配有基本的共識，因此在1988年將指揮部設在德國南部的巴林金(Bobligen)，而兩國部隊的官方番號也在1990年正式的賦名。在2010年12月10日兩國國防部長達成協議，重新編組與註紮，現約有2,800名德國士兵，以及2,300名法國士兵。

60 Alister Miskimmon, *Germany and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Europeanisation and National Adaptation*, pp. 34-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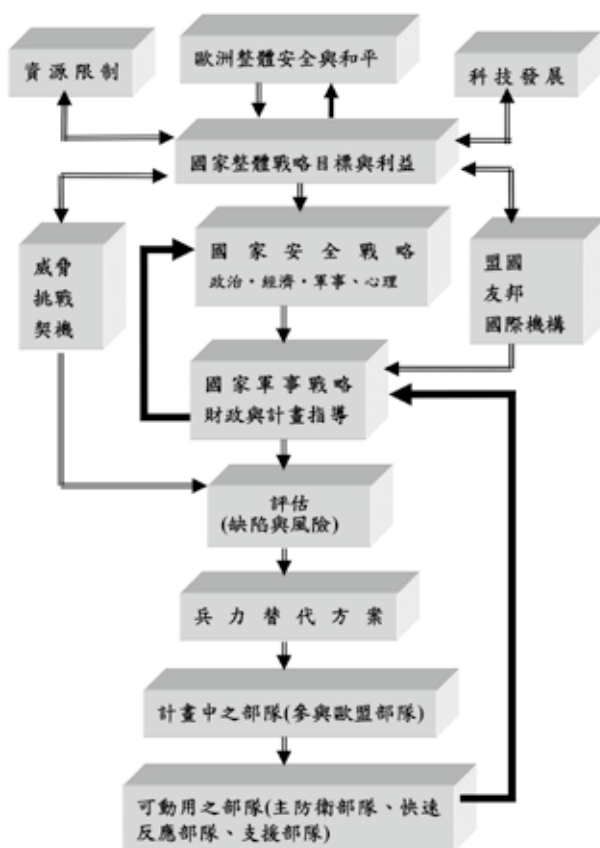


圖5 德國國防軍戰略與兵力規劃架構

資料來源：龔隆生，〈從德國「精實戰略」看國防軍如何走出防禦面向世界〉，《空軍學術月刊》，594期，2006年10月，頁18；並參閱Bundesministeriums der Verteidigung, "Deutschland WeißeBuch 2016," *BMVg*；餘本研究自行整理。

何控制局部性衝突，也是歐洲區域安全的核心，對德法旅予以特別地重視與保留，以確保歐洲安全與穩定。回顧法國在2015年巴黎恐怖襲擊後，一直積極參與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戰爭，在德國和奧地利相繼發生恐怖襲擊事件後，歐盟內政部長始於2020年11月同意在不背離民主、正義和自由等歐盟共同價值觀的情況下，加強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基此，德國在布魯塞爾北約高峰會提出改進建議，讓北約與歐盟在反恐策略加強合作，

改善與美國的關係。梅克爾政府在國防政策上，期使國防軍持續能在北約架構下承擔更大的國際角色，支持美國反恐政策，齊心反制恐怖主義的攻擊，德法旅的建立是一個最有利的表徵。

二、強化安全政策，穩固集體防衛

德國聯邦議院針對國防軍未來執行國家戰略使命和任務，持續朝向「強化安全政策，穩固集體防衛」方向審議，這是國防軍基礎概念，也是後續發展重要指標。⁶¹ 期使

61 Andreas Dietz, *Das Primat der Politik in kaiserlicher Armee, Reichswehr, Wehrmacht und Bundeswehr: Rechtliche Sicherungen der Entscheidungsgewalt über Krieg und Frieden zwischen Politik und Militär* (Tübingen: Mohr Siebeck GmbH, October 2011), pp. 45-60.

表3 德、法混合旅(The German-French Brigade)編裝部署概要表

1	德法後勤補給營 (Deutsch-Franzosisches Versorgungs-bataillon)	包含3個連1參謀部。由兩國軍士官共同組成。	位於米爾海姆 (Müllheim)
2	291輕裝步營 (Jägerbataillon291)	由德軍組成，下轄4個連，1連為補給支援連。共裝備為40輛狐式(Fuchs)裝甲車，15具米蘭反裝甲飛彈、6門120公厘重型迫砲和6門20公厘防空機砲。	駐紮於法國伊爾基希—格拉芬斯塔登(Illkirch-Graffenstaden)
3	292輕裝步營 (Jägerbataillon292)	下轄6個連，1連為補給支援連，重武器連配備20毫米機砲和托式(TOW)反坦克飛彈的鼬鼠裝甲車。	1 - 4 連駐於德國多腦埃興根（德語：Donauessingen），1 連部署於斯特騰(Jestetten)
4	295砲兵營 (Artillery Bataillon295)	下轄6個連，1個參謀處由德軍組成，全營有2個連配備P2H2000式自走榴彈砲，阿布拉(ABRA)砲位偵察雷達，一個或箭砲連配備MARSII火箭砲、KZO無人偵察機。	部署於德瑞交界斯特騰(Jestetten)
5	550裝甲工兵連 (Panzerpionierkompanie 550)	由德軍組成，配置了4輛天蠍星(Skorpion Minelayer)佈雷車、4輛先鋒(Pionier)工兵車和10輛狐式(Fuchs)裝甲車。	部署於德瑞交界斯特騰(Jestetten)
6	1步兵團 (1 Infanterieregiment)	屬法軍編組，下轄7個連，1個參謀連，1個偵察連，4個作戰連，1個預備役連。裝備有80輛VAB裝甲運兵車、24具米蘭飛彈發射器、6門120公厘重型迫砲和6門20公厘防空機砲。	部署於法國薩爾堡(Sarrebourg)
7	第3輕騎兵團 (3 Hssarenregiment)	屬法軍編組，下轄6個連，1個參謀補給連，3個偵察連，1個海外作戰連，1個輕型偵察連。配有36輛AMX-10RC裝甲車、19輛VAB裝甲運兵車和6門20公厘防空機砲。	部署於法國梅茲(Matzen)
8	131砲兵營 (Artillery Bataillon131)	由德軍組成，下轄6個連，主要配備有KZO無人偵察機，MARSII火箭砲，2000式裝甲榴彈砲。	部署於德國巴伐利亞瓦爾登(Weiden)
9	345砲兵教導營 (Artillerielehrbataillon 345)	由德法雙方共同組成，下轄7個連1個處。	部署於德國西部的萊因蘭·普法爾茲州(Rheinland-Pfalz)伊達爾—奧伯施泰因（德國Idar-Oberstein）地區
10	905工兵營 (Pionierbataillon905)	下轄4個連。	部署於因戈爾施塔特(Ingolstadt)、霍爾茨明登(Holzminde)

資料來源：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BMVG), "Weißbuch 2016"；參見陸巍，《德國聯邦國防軍》（北京：時事出版社，2019年），頁63-70；餘本研究自行整理。

國防軍在整個結構有所改革，成為一支以輕裝備為主，素質更優良的機動反應部隊。因此，德國政府在實際軍事行動中，要求國防軍在北約與歐盟指引下，積極地派遣兵力從事維和與人道救援任務，這也凸顯國防軍在

2000年執行阿富汗反恐作戰任務時，作出「領導配合」的貢獻。因為德國外交基本政策就是堅持永不再現(Never again)及永勿孤立(Never alone)兩大原則，這是德國在克制文化中「過」與「不及」參與國際和平與維

持世界新秩序(World new order)的兩大支柱裡，取得有效平衡。⁶² 梅克爾政府曾在面對政治壓力時作出堅定的決策，將國防軍派駐在阿富汗北部低衝突地區，這也驗證了一個國家領導者不能只專「主權」及「反恐」至上為理由，而違反不得任意在高衝突地區進行獨立作戰，導致戰爭的擴大。這是恪遵基本法及國際社會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表現，但阿富汗軍事行動，國防軍已駐守將近20年，最後也付出高昂的代價。從軍事發展觀點而言，德國防衛政策的基礎是一個全面性、前瞻性和多邊性的概念，2016年7月透過與北約合作，匡列以下幾項要點：1. 能夠因應多方威脅；2. 強化網路安全與防衛；3. 厚植國防工業和研究；4. 加強合作夥伴關係與彈性等4項重點。在德國防衛和安全政策領域中的PESCO，架構內共有34個項目。北約於2018年7月在布魯塞爾部長會議中，確認PESCO具體措施及現有優先事項，強調合作的價值，特別是面對共同的威脅；制定相關策略和資訊合作目標，以提高科技與防衛能力。⁶³ 2019年歐盟理事會核示13個項目，

總項達到47個項目，其中5個新項目側重於培訓，涵蓋網路、戰術、醫療生化、放射與核防禦(CBRND)等領域。除了馬爾他、丹麥、英國之外，25個歐盟國家在內，都可以透過戰略合作，共同開發與交換更多戰略情報，實際用途就是實踐所謂歐洲戰略自主性。⁶⁴ 因此，國防軍透過PESCO進行項目，能促使與歐盟採取一致行動，使其功能性會更強，這代表一種整合與合作。

綜合論述，沒有穩固的防衛，就無法維護有效安全與和平。國防軍在行動上和未來現代化基本架構，都承擔起安全與防衛「關鍵角色」(key player)，2000年由前總統里夏德·馮·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建立「一般安全與國防軍未來」委員會（又簡稱魏茨澤克委員會），經過10年一次的改組，現今2019年由穆勒委員會負責(Klaus-Peter Müller)。這個決策程序機制，讓國防軍有依循程序與目標，達成實質的精進與承擔。⁶⁵ 據此，聯邦國防軍規範與戰略目標有以下幾點：⁶⁶

(一)在北約和歐盟架構下，執行國家和聯

62 Martina Kolanoski, *Die Entsendung der Bundeswehr ins Ausland zur Funktion des Parlaments Vorbehalts im Kontext Politischer Verpflichtungen (WeltTrends Thesis)* (Potsdam, Germany: Universitätsverlag Potsdam, 2010), pp. 63-64；德國在參與國外軍事部署時，可以根據歐盟有關條約中『國家限制』的原則，即根據本國利益原則，可在部署的時間地點上選擇。

63 Council of the EU,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Defence)," *European Council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November 12, 2019,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meetings/fac/2019/11/12>> (檢索日期：2021年4月25日)

64 Council of the EU, "Notification on 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PESCO) to the Council and to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European Council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March 25, 2021,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31511/171113-pesco-notification.pdf>> (檢索日期：2021年4月25日)

65 Hans-Peter Bartels, Rainer Glatz, "Welche Reform die Bundeswehr Heute Braucht-Ein Denkanstoß," *SWP-Aktuel*, October 3, 2020, <<https://www.swp-berlin.org/10.18449/2020A84/>> (檢索日期：2021年4月23日)；在前聯邦總統理查德·馮·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的主持下，來自政治、軍事、商業和教會的21位專家，為聯邦國防軍制定一項極其重要的重建計畫。

盟的防禦，以保護德國公民及合作夥伴，來面對潛在敵人威嚇；

(二)在國際環境中面對各種威脅和危機，避免對國家和盟友造成危險，以穩定管理之能力，展現積極軍事和民事貢獻；

(三)德國國土安全、國家危機和風險預防，要有積極輔助能力，以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社會發展；

(四)強化歐盟和北約以外合作伙伴關係，透過多國整合和全球安全合作，為現代國防、外交與互助做出貢獻；

(五)協助緊急救援，承擔對人道主義的責任。

2021年3月2日聯邦國防部公布，在8月派遣巴伐利亞(Bayern)號巡防艦前往亞洲南海地區，使其成為自2002年以來首次通過南海(South China Sea)之德國軍艦。⁶⁷目標是加強國際合作，支持當地合作夥伴，維護海洋秩序，強調印太地區是地球上最具戰略意義的地區。這是攸關於世界自由、和平與繁榮的重要決定。驗證德國過去在軍事改革當中，希望能與戰略伙伴國家相互合作，根據和平、安全、穩定，支持聯邦政府的這些戰略目標。特別是在該地區海上及聯合演習訓練進行更深入的合作，即使在沒有美國支持的情況下，德國也有能力捍衛自身安全與順應時勢之處。在可預見未來，德國國防軍勢必要付出更多心力來維護和平，捍衛自由，深化價值觀。

2021年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聯邦國防軍積極運用國家醫療服務、預防醫學及公衛醫學的專業，提升緊急與隱密的醫療救護，確保儘早掌握疫情資訊，期使德國境內疫情及感染程度在醫療過程能夠確切掌握。針對非傳統安全COVID-19醫療措施，德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配合聯邦政府的建議，將德國聯邦國防軍具體行動措施與作戰司令部合作，向醫療部隊提供有關疫情資訊與建議；與美國駐歐洲部隊及其它參與國家的部隊，採取廣泛的預防合作措施。這些危機處理措施以波昂(Bonn)聯邦國防軍司令部基地為中心，針對疫情狀況進行預防醫學資訊的交換，使聯邦中央醫療部隊與民間醫療單位密切合作，採取積極措施，防止疫情的漫延擴大，這就是國防軍在非傳統安全所做出卓越的貢獻，這也是德國國防政策中「常」勢作為。

現今德國國防最高目標就是，是力圖將聯邦國防軍建設成為一支反應快、機動強、裝備精良、訓練有素，能夠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現代化軍隊，不論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上，強調提升國家防護能力(Protection ability)和精準打擊(Precision strike)戰力，能夠持續結合國際社會的需求，參與國際軍事行動，執行「預防國際衝突」、「解決國際危機」及「國際恐怖主義」等多面向的任務，這是決定21世紀國防軍轉型成功與否最主要的關鍵。

66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BMVG), "Weißbuch zur Sicherhei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zur Lage und Zukunft der Bundeswehr,"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April 5, 2017, <<https://crp-infotec.de/category/sicherheitspolitik/bundeswehr/>> (檢索日期：2021年1月25日)

67 Martin Bialecki, Henning Hoff, Fabio Reith, Joachim Staron, "Dass Deutschland Führen Soll, Macht Vielen Angst," *International politik*, April 28, 2021, <<https://internationalepolitik.de/de/dass-deutschland-fuehren-soll-macht-vielen-angst>> (檢索日期：2021年4月23日)

陸、結 論

新功能主義學派(neo functionalism)學者哈斯(Ernst B. Haas)曾提出「溢出」(spill over)的觀念，指出某種實質領域的整合，會進一步在政治領域上整合。歐盟整合的確出現這種現象，也提供新功能主義者一次檢證整合理論的機會。當歐盟CFSP的發展演進至PESCO，主要還是基於歐盟須透過整合力量與合作，以維護歐盟利益的考量。因此，歐盟在推行CFSP、EUGS與PESCO的同時，事實上，也面臨一些問題與障礙。換句話說，為了配合參與國所應該遵守承諾，歐盟所有政策必須精進，也有所約制力，當以「合作」代替「整合」為依歸，就會配合政策的執行。

由於歐洲整體戰略的改變，今日聯邦國防軍與歐盟部隊在集體防衛上，勢必要以新的「軍事戰略觀點」(Military strategy view)與「經濟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主導。德國在歐盟是一個很重要的主導國家，在其克制文化中，軍事行動紮根於德國社會之中，其發展和實施過程必須受到社會公開的審視。由於聯邦國防軍武裝部隊重要性不斷增加，扮演著歐洲集體防衛與全球國際危機反應的雙重任務，以及安全策略重要的角色。假若德國政府採取策略，無法以適當軍事行動，應用或配合於聯盟之上，不論是面對國際社會或者是國內社會的批判，德國國家防衛的目標和手段，都無法承擔後續責任和創造境外作戰的能力。

歐盟的影響力是不容小覷，它對國際政治權力分配必然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絕大多數的德國人都主張逐次建立一個堅強的歐洲；從德國整體外交政策來看，在聯邦制的

大方向中，外交政策與集體防衛對德國人民的心理而言，既希望看到德國成為世界強國，但又畏懼負起過度國際責任。從烏克蘭與難民危機兩起事件，即可看出端倪，德國聯邦政府和社會輿論對邁向強權的認知差距仍是很大。一個不具備核武軍事型態的國家，原本就很難成為政治與軍事強國，從國際現實環境的演變，德國戰後政治文化發展，皆難以確定德國將成為一個新興的軍事強權。現在德國在整個歐洲已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特別是德國在政治上塑造全球化以克服當前經濟危機，也為歐洲安全政策上做出穩定的貢獻，一直在國際間，扮演著積極配合參與的角色。因此更有資格向成員國提出其整體戰略與歐洲安全的戰略構想，積極與北約、美洲等盟邦加強合作。盱衡整個歐洲結構，所謂「德國經濟奇蹟」(Germany's economic miracle)，在一般德國人思維中，此歷程並非「奇蹟」。而是依照自由、民主、和平制度的原則與走向，獲得主觀性及人力發揮，這也是德國人民真誠努力的結果。

21世紀的國際體系，處於全球化與區域化重組的過程。嚴格說來，沒有一個國家得以倖免。就德國整體國情而言，基於國際間日益增多的互動與安全考量，加強經濟整合與落實集體防衛的概念是德國必須嚴謹面對的課題。未來惟有透過合作、互信、與協商，才能面對未來國際政治的挑戰。這意味著德國政府必須從政治、經濟、軍事與心理多面向的轉型與整合，才能積極地擺脫「經濟強國，政治侏儒、軍事冷感、心理矛盾」的國際外在僵化形象，進而成為歐洲區域安全的穩固磐石。

(收件：110年7月6日，接受：110年12月13日)

參考文獻

會文獻出版社。

中文部分

專書

- 王凱，2017。《歐洲一體化進程：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制度改革》。北京：時事出版社。
- 王義桅，2015。《轉型的北約與變動的世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吳萬寶，2000。《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臺北：五南出版社。
- 李效東，2015。《現代國際安全理論精要》，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周弘，2009。《歐盟是怎樣的力量——兼論歐洲一體化對世界多極化的影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邱海穎，2017。《德國國家身分的構建——安傑拉·梅克爾演講詞的批評話語分析(2005~2013)》。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 洪茂雄，2006。《21世紀國際政治形勢解析——新世紀、新形勢、新挑戰》。臺北：水牛出版社。
- 徐亮，王卓著，2019。《外交文化戰略研究》。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 郭秋慶，2006。《歐洲國家的外交與安全政策》。臺北：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 陳勁，2002。《歐盟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臺北：五南出版社。
- 陸巍，2019。《德國聯邦國防軍》。北京：時事出版社。
- 鄒露，2020。《德國國際危機管理與實踐研究》。北京：社會文獻出版社。
- 鄭春榮，2020。《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20)——轉型中的德國》。北京：社

專書譯著

- Beaufre, Andre著，鈕先鍾譯，1996。《戰略緒論》(*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臺北：麥田出版社。
- Fukuyama, Francis，閻紀宇譯，2005。《強國論》(*State-Building*)。臺北：中國郵報。
- Mearsheimer, John, J.著，李澤譯，2019。《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實》(*The Great Delusion-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Sloan, Elinor著，國防部譯，2010。《軍事轉型與當代戰爭》(*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 warfare*)。臺北：史政編譯室。

期刊論文

- Knut Schlönschenbach著，黃俊彥譯，2000/2。〈德國聯邦國防軍武獲計畫之思維〉，《國防譯粹》，27卷第5期，頁85-86。
- Michael Mayer-sach著，鈕先鍾譯，1990/4。〈九〇年代德國兵力計畫〉，《國防譯粹》，17卷第4期，頁22-23。
- 吳東野，1992/11。〈歐洲新秩序下的德國角色變遷〉，《問題與研究》，34卷第7期，頁26-41。
- 龔隆生，2006/10。〈從德國「精實戰略」看國防軍如何走出防禦面向世界〉，《空軍學術月刊》，第594期，頁3-26。

研討會論文

翁明賢，2011/5。〈戰略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再談淡江戰略學派之建構〉，載於翁明賢主編，「當代戰略理論與實際—淡江戰略學派觀點」。新北市：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頁31。

網際網路

2019/10/22。〈德國防部長建議在敘北部建立“國際控制安全區”〉，《土耳其廣播電視機構，TRT》，<<https://www.trt.net.tr/chinese/guo-ji/2019/10/22/de-guo-fang-chang-jian-yi-zai-xu-bei-bu-jian-li-guo-ji-kong-zhi-an-quan-qu-1292148>>。

2021/3/4。〈二戰後的德國限制軍事發展，正在試圖以歐盟為支點實現大國崛起〉，《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history/x4xb6no.html>>。

Schreiber, Markus, 2018/7/13。〈北約高峰會一致同意增撥防務經費，加強集體防衛〉，《Share America》，<<https://share.america.gov/zh-hans/nato-allies-boost-defense-spending-emerge-united-from-summit/>>。

土耳其官方網，2019/10/2。〈在敘利亞北部建立一個“國際控制安全區”〉，《TRT 土耳其廣播電視總台》，<<https://www.trt.net.tr/chinese/guo-ji/2019/10/22/de-guo-fang-chang-jian-yi-zai-xu-bei-bu-jian-li-guo-ji-kong-zhi-an-quan-qu-1292148>>。

羅元祺，2019/02/22。〈跨大西洋關係的最大威脅不是《亞琛條約》，而是德國不願加強防禦〉，《關鍵全球視野》，<<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projectsyndicate/113980>>。

羅玲，2014/9/1。〈北約組建快速反應部

隊應對潛在入侵危險〉，《BBC》，<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09/140901_nato_force>。

楊明娟，2021/1/7。〈軍隊配置武裝無人機，德國陷搖桿殺人VS保護生命激辯〉，《法新社&BBC》，<<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88444>>。

德國之聲，2020/11/17。〈歐洲要不要戰略自主？法國總統馬克宏嗆德國國防部長〉，《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6809/5020638>>。

外文部分

專書

Beaufre, Andre, 1967. *Strategy of Action*.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Bindi, Federiga, M. & Angelescu, Irina, 2012.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Assessing Europe's Role in the Wor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Buchbender, Ortwin & Bühl, Hartmut, et al., 2000. *Wörterbuch zur Sicherheits-Politik, mit Stichworten Zur Bundeswehr*. Hamburg: Verlag E.S. Mittler & Sohn.

Carrel, Laurent F., 2010. *Leadership in Krisen: Ein Leitfaden für die Praxis*. Wielen: Gabler.

Dietz, Andreas, 2011. *Das Primat der Politik in kaiserlicher Armee, Reichswehr, Wehrmacht und Bundeswehr: Rechtliche Sicherungen der Entscheidungsgewalt über Krieg und Frieden zwischen Politik und Militär*. Tübingen: Mohr Siebeck GmbH.

Dettke, Dieter, 2009. *Germany Says No: The Iraq War and the Future of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with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lizabeth, Karen Smith, 2014. *European Union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Polity Press.

Hoffmann, Annika, 2009. *Auslandseinsätze Der Bundeswehr-Transformation Und Neue Aufgaben (German edition)*. Stuttgart: GRIN Verlag.

Hellmann, Gunther, 2009. *Germany's EU Policy on Asylum and Defense: De-Europeanization by Default?*. German Stuttgart: New Perspectives in Studies.

Imbusch, Peter & Zoll, Ralf, 2010. *Friedens und Konfliktforschung: Eine Einführung*.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Kolanoski, Martina, 2010. *Die Entsendung der Bundeswehr ins Ausland zur Funktion des Parlamnts vorbehalt im Kontext politischer Verpflichtungen (WeltTrends Thesis)*. Potsdam, Germany: Universitätsverlag Potsdam.

Major, Claudia, 2012. *Ziviles Krisenmanagement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Stand und Optionen zur Weiterentwicklung der Gemeinsamen Sicherheits-und Verteidigung-politik*. Berli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Michael, (Hrsg.) Staack, 2017. *Der Ukraine-Konflikt, Russland und die Europäische Sicherheitsordnung*. Leverkusen, Germany: Budrich Barbara.

Miskimmon, Alister, 2007. *Germany and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Europeanisation and National Adaptation (New Perspectives In German Studies), UK: Publisher Palgrave Macmillan.

Münch, Philipp Alexander, 2015. *Die Ordnungsethik der Globalen Finanzkrise: Eine Analyse Anhand von Dilemmastrukturen*. 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

Sadlowski, Manfred, 2008. *Handbuch der Bundeswehr und der Verteidigungsindustrie 2008*, Bonn: Bernard & Graefe.

Wohlgethan, Achim, 2011. *Schwarzbuch Bundeswehr Überfordert, Demoralisiert im Stich Gelassen*. Bonn: C. Bertelsmann.

官方文件

Bundesministeriums der Verteidigung, "Deutschland WeißeBuch 2016," *BMVg*, pp. 40-60, 66-74, 84-88.

Deutscher Bundestag, 2014/4/10. "Die Neuausrichtung der Bundeswehr-Ziele, Maßnahmen, Herausforderungen," *Deutscher Bundestag*, <<https://www.bundestag.de/resource/blob/412254/04d0b8db2d14ece3a72d-9b580c9578a6/WD-2-040-14-pdf-data.pdf>>.

專書論文

Maull, Hanns,W., 2007. "Deutschland als Zivilmacht," in Siegmarschmidt, Gunther Hellmann, Reinhold Wolf, eds, *Handbuch zu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pp. 73-84.

Pflüger, Tobias, 2000/5. "Bundeswehr 2005-bereit für die Nächsten Kriege in Aller Welt," in Ulrich Cremer, Dieter S. Lutz (Hrsg.), eds, *Die Bundeswehr in der neuen Weltordnung*. Hamburg: St. Georgs Kirchhof 6, pp. 72-88.

期刊論文

Krotz, Ulrich & Schild, Joachim, 2018. "Back to the Future? Franco-German Bilateralism in Europe's Post-Brexit Un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5, Issue 8, pp. 1-20.

Pradetto, August, 2015/8. "Ost-West-Beziehungen und Deutsche Außenpolitik Seit der Wiedervereinigung,"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APUS 33-34, pp. 46-54.

Thomas, Darnstädt, 2010/9. "Der globale Polizeistaat: Terrorangst, Sicherheitswahn und das Ende unserer Freiheiten," von *Goldmann Verlag*, pp. 70-72.

Techau, Jan, 2020/1/1.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 Moto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p. 15.

Wiegel, Micheal, 2020/1/1. "Einsamer Rette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p. 119.

網際網路

Albrecht, Ulrich, 2000/12/12. "Nachdenken über Militär in Deutschland," *Linksnet*, <<https://www.linksnet.de/artikel/17666>>.

Blockmans, Steven & Dylan Macchiarini Crosson, 2020/5/18. "Four Steps towards a European Defence Union," *CEPS In Brief*, <[https://www.ceps.eu/four-steps-towards-](https://www.ceps.eu/four-steps-towards-a-european-defence-union/)

[a-european-defence-union/](https://www.ceps.eu/four-steps-towards-a-european-defence-union/)>.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BMVg), 2020/7/17. "Interview: Strategischer Kompass soll EU den Weg weisen," *BMVg*, <<https://www.bmvg.de/de/aktuelles/interview-strategischer-kompass-soll-eu-den-weg-weisen-417986>>.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BMVg), 2020/8/5. "Strategic Compass: Developing Strategic Principles," *eu2020de*, <<https://www.eu2020.de/eu2020-en/news/article/eu-defense-strategic-compass-foreign-policy/2377030>>.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BMVg), 2020/12/14. "GSVP: Gemeinsame Sicherheits-und Verteidigungspolitik: Sicherheits-und Verteidigungspolitik in der EU," *eu2020de*, <<https://www.bmvg.de/de/themen/gsvp-sicherheits-verteidigungspolitik-eu>>.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BMVg), 2021/6/23. "Kabinett Beschließt Entwurf des Verteidigungsetats 2022 und Finanzplan bis 2025," *BMVg*, <<https://www.bmvg.de/de/aktuelles/entwuerfe-fuer-verteidigungsetat-2022-und-finanzplan-bis-2025-5098128>>.

Bundesministeriums der Verteidigung (BMVg), 2011/7/13. "Verteidigungspolitische Richtlinien (VPR),"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https://crp-infotec.de/bundeswehr-grundlagendokumente/>>.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BMVg), 2020/2/10. "Positionspapier: Gedanken zur Bundeswehr der Zukunft," *BMVg*, <<https://www.bmvg.de/de/aktuelles/positionspapier-gedanken-zur-bundeswehr-der-zukunft>>.

bit.ly/38F1NF5>.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BMVg), 2017/12/11. "PESCO," *BMVg*, <<https://www.bmvg.de/de/themen/gsvp-sicherheitsverteidigungspolitik-eu/pesco>>.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BMVg), 2017/4/25. "Weißbuch zur Sicherhei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zur Lage und Zukunft der Bundeswehr,"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https://crp-infotec.de/category/sicherheitspolitik/bundeswehr/>>.

Carstens, Peter, & Meier, Christian, 2018/12/26.

"Wer verteidigt jetzt unsere Sicherheit am Hindukusch?," *FAZ.NET*, <<https://www.faz.net/aktuell/politik/ausland/bundeswehr-in-afghanistan-ohne-amerikas-schutzwehrlos-15957588.html>>.

Council of the EU, 2021/03/25. "Notification on 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PESCO) to the Council and to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European Council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31511/171113-pesco-notification.pdf>>.

Council of the EU, 2019/11/12.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Defence)," *European Council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meetings/fac/2019/11/12>>.

Council Recommendation, 2019/5/14. "Assessing the Progress Made by the Participating Member States to Fulfil Commitments Undertaken in the Framework of 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PESCO)," *Brussels: EUR-Lex*,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GA/TXT/?uri=CELEX:32019H0515\(01\)](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GA/TXT/?uri=CELEX:32019H0515(01))>.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uswärtige Politik(D GAP), 2020/10/12, "Strategic Compass: Developing Strategic Principles," *DIFESA ONLINE*, <<https://zh-tw.difesaonline.it/mondo-militare/eu-strategic-compass>>.

Federal Foreign Office, 2019/10/9. "Germany's Foreign and European Policy Principles," *Federal Foreign Office*,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aussenpolitik/themen/policy-principles/229790>>.

Jung, Franz Josef, 2014/3/25. "Kommandohoheit in Europa," *The European*, <<https://www.theeuropean.de/franz-josef-jung/8263-europaeische-armee-notwendige-zukunftsvision-2>>.

Leithäuser, Johannes, 2021/1/18. "Kramp-Karrenbauer Fordert Stärkere Führungsrolle für Deutschland,"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en(FAZ)*, <<https://www.faz.net/aktuell/politik/ausland/grundsatzrede-akk-fordert-staerkere-fuehrungsrolle-fuer-deutschland-17395794.html>>.

Leyen, Ursula von der, 2014/7/3. "German Defence Minister Backs 'European armed Drone'," *EURACTIV.de with Reuters*,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global-europe/news/german-defence-minister-backs-european-armed-drone/>>.

Mauß, Hanns, W., 2015/8. "Deutsche Außenpolitik-Verantwortung und Macht," *Zeitschrift für Sicherheits und*

Außenpolitik, pp. 213-237, <<https://doi.org/10.1007/s12399-014-0455-3>>.

Merkel, Angela, 2020/1/16. “Interview der Bundeskanzlerin Mit der FT,” *Financial Times*, <<http://www.bundeskanzlerin.de/bkin-de/aktuelles/interview-merkel-ft-1712722>>.

Overhaus, Marco, 2019/6/15. “Eine Frage der Glaubwürdigkeit Konventionelle und Nukleare Sicherheitszusagen der USA in Europa,” *Berlin SWP-Studie*, <http://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studien/2019S15_ovs.pdf>.

Puglierin, Jana, 2020/6/1. “Europa Wird Immer Noch von Washington aus Verteidigt,” *Der Tagesspiegel*, <<https://www.tagesspiegel.de/politik/aussepolitische-schwaecher-eu-europa-wird-immer-noch-von-washington-aus-erteidigt/25391754.html>>.

Wiegold, Thomas, 2016/5/10. “Es ist Zeit, dass die Bundeswehr Wieder Wächst,” *BMVg*, <<https://augengeradeaus.net/2016/05/es-ist-zeit-fuer-die-bundeswehr-wieder-zu-wachsen/>>.